

# 官逼民反

鍾志新 紀明新 黃李俊微 合著



東地書局發行

# 官逼民反

合著 王明 志新 王明 志新 王明 志新

東北書局發行

（地址：北平）

地點：陝西大關中國民黨統治區。

時間：一九四四年。

## 登場人物

楊萬玉 四十八歲，忠厚老實。沒落的中農。

旺 娃 楊長子，二十七歲，身體壯健，性情直爽。

旺 母 四十三歲。

旺 媳 二十五歲的農村婦女。

丁 棟 楊次子，十九歲，中學生。

趙志良 保長，忠厚，軟弱，四十多歲。中農。

玉 梅 趙女，十七歲。聰明俊秀。

趙梆子 三十上下年紀，勇敢直爽，貧農。志良之弟，真名志英，梆子是其綽號。

唐靖修 五十多歲的公正士紳。

王二虎 三十歲，性情沉着，地方上的非法武裝者。

朱登魁 三十歲，性情剛強，地方上的非法武裝者。

黃 尤 二十六歲，保隊副，陰險毒辣。

捶頭老十 地痞，三青團的小組長，三十八歲。姓孔名興財。

劉尖嘴 保丁。

廖絳蝕 壯丁遊子，二十八歲，河南省人。

黃譚 二十八歲，收麥處長，黃尤之兄。貪財好利之徒。

武橫 連長，二十九歲。橫暴。

萬虎 武護兵。

收甲 收麥處公務員。

收乙 收麥處公務員。

兵甲 武橫的兵士。

兵乙 武橫的兵士。

兵丙 武橫的兵士。

三青甲 黃尤的黨羽。

三青乙 黃尤的黨羽。

三青丙 黃尤的黨羽。

姚排長 武橫手下的排長。二十八歲。與武橫是「一挑擔」。

周老漢 四十七歲。

邢老七 三十上下年紀。

庚娃子 十八九歲。

劉財 二十八九歲。

賈寶 二十歲。

羣衆 (若干人。)

壯丁遊子 (四人。)

(共計：三十七人。)

# 官逼民反 場目

第一場——說親	一
第二場——催麥	七
第三場——割肉	一三
第四場——騙肉	二〇
第五場——勸弟	二二
第六場——逼麥	二八
第七場——警報	三〇
第八場——議論	三四
第九場——偷麥	三七
第十場——搶麥	三九
第十一場——虛報	四五

第十二場——補徵……………四七

第十三場——調戲……………五九

第十四場——佈置……………六三

第十五場——捕保……………六六

第十六場——找友……………七二

第十七場——路遇……………七四

第十八場——接信……………七七

第十九場——亂派……………八一

第二十場——哭訴……………八三

第二十一場——僱了……………八五

第二十二場——同路……………九〇

第二十三場——壯司……………九三

第二十四場——磨麥……………九八

第二十五場——破裂……………一〇三

第二十六場——對人……………一〇八

第二十七場——誤非……………一一〇



第二十八場——憤懣	一一一
第二十九場——慘局	一一六
第三十場——進村	一二三
第三十一場——彙集	一三四
第三十二場——踉蹌	一三五
第三十三場——火焚	一三八

## 第一場 說親

(在楊萬玉家裏)

楊萬玉 (下簡稱楊。提了一斗麥子上場，把麥子倒在簸箕內，一邊簸着，一邊唱) (「二開頭慢板」) 實可恨這世事如今大變，一個個坐官人都愛銀錢，官府裏濫攤派百姓遭難，(轉「二六」) 哭的哭笑的笑各不一，見多少好光景如今過爛，見多少小夥子流落外邊，但不知到何日世事改變，老百姓才能够重見青天？

唐靖修 (下簡稱唐。上)。(唱) 趙保長央我去說媒，要與楊家結成親。(截) 楊萬玉，你忙着哩？

楊： 唐先生，坐下坐下。

旺母 (下簡稱母。由室內出) 嚮，唐老先生來啦，快坐下。

唐： 隨便，隨便。

楊： (向旺母) 你先取個火去。(向唐) 唐先生，抽烟，抽烟。

母： (忙向內叫) 旺娃媳婦，快取個火來！

旺媳 (下簡稱媳。上) 啊，唐大叔來啦！

唐：呵。（一邊遞着烟，一邊說）老楊，我給你說喜事來啦。

楊母：呵，喜事？啥喜事？

唐：你丁棟過去在我跟前唸書，很用功，是我最看得上的學生，現在在縣上住中學，我老二每次回來都對我誇獎他；趙保長有個女兒，心想和你結成親戚。

楊：唉，好唐先生，這年頭，今天要軍麥，明天要壯丁，眼看着我這一份家產，一天不如一天了，那裏還有力量給娃訂媳婦？

唐：唉，媳婦還是要訂哩，人常說，父『掙』子妻，子『掙』父葬（註一），這是大事嘛，把這事辦了，你也不再操心了。

楊：唉，好唐先生哩，如今還說訂媳婦，他在中學唸書都『供』不起啦，我還想叫他不要唸了，請你老二在縣上給尋個事；這門親事嘛……（搖頭）

唐：噯老楊呵！（唱『搖板』）趙保長爲人多公正，他女玉梅也聰明，今年才够十七整，紡織措綉都能行，老楊你把心拿定，盼望你兩家親事成。

母：唐老先生既然來說這個親事，咱丁棟也不小啦，今年已經十九歲的人了。人家女兒又是那麼好，還是訂下吧！

楊：哼！你倒說了個葷（註二），你家的光景，你不知道？好唐先生哩，你看！（指手劃脚地）往年到了這個時候，我這樓上的麥子倒門滿滿的；今年只打了三石麥子，顆子還是那樣的秕，我

給你取·你看。

唐：（阻止）不取了，不取了，今年的麥子被黑霜打了，誰家的不都是一樣！

楊：就這嘛，官府裏還不行——唐先生你坐下，你坐下！（又重複一句）就這樣官府裏還不行，還硬要給你攤軍麥。唉！年時就叫公款逼的我沒辦法，揭了人家捶頭老十幾千元，到今年正月，連本帶利就給我算了一萬多；再加上壯丁調來團來，我丁棟在學校唸書，應該是個「緩役」嘛，那些委員們爲了弄錢，硬要給我算個「現役」，逼的我賣了幾畝地，塞了些「黑食」，又還了人賬。剩下只丟那幾畝地了，打了那歷一點踏踏糧食，還要交軍麥。唐先生，你看，再過幾個月，自己連吃的都沒有啦，還說訂聘媳婦！

唐：唉！如今這世道，也是逼的人沒辦法。不過，保長只這一個女兒，人家也不圖「禮」。（即聘聘）

母：看，多好呀，這樣的「象」，怕你前世燒了香還積不下哩！無論如何給娃訂下。我們就再窮，給娃訂親這事，總得想辦法。

媳：是呀！……

唐：（向旺媳問）你姑家就在趙家村麼，請玉梅你過去該見過吧？

媳：常見哩麼，那玉梅，人樣又好，手兒又巧，能紡，能織，能描，能綉，個子不很高，圓圓的臉，一對眼睛就生得瓊玲的太呢。

母：哈哈，那就趕快給娃訂下，千萬莫要錯過了機會！

楊：訂下？拿啥訂嗎？你看，你娘們倆說的多好聽的！人家就再不圖「禮」，娘老子抓養一場，咱也過不去。

母：你總得想個辦法，把這親訂下。

唐：是呀，總得想個辦法。

楊：哎呀！這沒錢的辦法難想……

旺娃（下簡稱旺。夾條口袋上）（唱「二六」）我在集上把糧糶，要與爹爹把錢交。（截）呵，唐大叔來啦。

楊：旺娃回來了。噢，你和誰把口袋拿錯了？

旺：沒錯。

楊：這口袋頭的繩子咋不是咱那繩子？

旺：把原來那個繩子在半路上弄斷了，我把我的褲帶弄了一截在上邊綁着哩。

母：咱口袋上有「積順堂」三個字哩。

旺：（拉開口袋）你看，這不是「積順堂」三個字？

楊：賣了多少錢？

旺：六百價，五斗，糶了三千元，給你。（把錢給父）

唐：老楊，這不是辦法嗎？

楊：噢，那是三月間青黃不接的時候（註三），揭了人家老十幾千元，要給人家還賬的。

母：（急接着說）給娃訂媳婦這是大事，就把這個錢先用了，我把機子上那幾丈布織完賣了，再給老十還賬。

唐：這不對了嗎？

丁棟：（下簡稱棟。上）（唱「二六」）我在學校請了假，與二叔一同轉回家。（截）媽！

母：噢，丁棟回來啦！

棟：回來啦。（見唐）哦，唐大叔也在。我同我唐二叔一同從縣上回來。

（旺媳接了丁棟的包袱（拿下））

唐：呵，丁棟，你回來的真巧！正給你說媳婦哩，你就回來啦。老楊，就是外事，娃也回來啦。你商量商量，過幾天給我個話。我老二也回來了，我回去看看。你們在，我就走了。（唱「搖板」）你們把主意要拿定，這是娃終身大事情，商量好給我見個話，喜酒我定要喝成。

棟：唐大叔，你再坐坐！

唐：（笑）丁棟，叫你大給你訂下，哈……（出門走着，思索地又回過頭來對楊萬玉再三叮嚀）這是娃終身大事情，能訂下就給訂下，不要把這個機會錯過了。

楊：（點頭微笑）對，訂下。

（唐下。楊回頭到家，低頭思索着，又抬起頭把大家看了一眼，深深地歎了口氣）

母：再不要三心二意的了，下決心給娃訂下，小心人家把女兒給了別人！

楊：對對對，依你，依你！娃走累了，給旺娃媳婦說，叫給娃做些飯，吃了飯着咱再說。

母：好！（唱『搖板』）這件事兒真高興，（插白）丁棟，我娃隨着媽來！（拉丁棟下，旺也跟

下）

（接唱）愁只愁家窮手頭空。（下）

（註一）「父」揅「子妻，子」揅「父葬」，係關中方言成語（「揅」當欠講），是說明父親應該給兒子娶媳婦；兒子應該葬埋自己的老子。

（註二）葷 音詔 關中土語，即得意之意。

（註三）『青黃不接時候』 即二三月的時候，麥苗E現出青色，而黃的成熟的麥子還未到來，窮苦的農家，每年到了這個時候，就忍飢吃了。

## 第二場 催麥

(在保公所)

捶頭老十(下簡稱十。上)(唱「二六」)聽人說楊家把親訂，黃隊副目標落了空，急忙來到保公所，報與隊副得知情。(叫)黃隊副！黃隊副！

黃尤(下簡稱黃。上)老十，你怎麼才來？我等了你好半天。坐下！坐下！接，抽烟吧。(給了老十一根香烟)

十(不自然的自語着)趙保長這傢伙，真不識抬舉，連一點人情世故都不懂，……  
黃：怎麼樣？那個親事……

十：我前一次去說，人家趙志良說：你年齡太大——  
黃：哼，他媽的！

十：(接着說)家裏又有太太，他女兒還小，親事人家暫時不提……  
黃：那停一响再提也可以。

十：(又接着說)唉！……前天我又去問，誰知他和楊家已經把親訂了。……



黃： 哈！

十： 還是唐靖修那老傢伙做的媒人，人家和楊家已經把親訂了。

黃： 噁呀——！（生氣的把板凳往過一移，給了老十一個脊背）

十： （齊肩譏笑地）嘻嘻嘻嘻！算了吧！天下的漂亮姑娘多着哩，你何必爲她着急哩？聽說隊副太太也嫌（註）着哩麼！

黃： 再嫌！還水解不了近渴；再說，人總是愛新的呀！（忽然又對老十生起氣來）哼，捶頭老十，你就什麼事情都幹不了！唐靖修能够把這個媒說成，你就說不成？難道我姓黃的不如他個姓楊的嗎！

十： （自負地）噁那裏，我前天要不是到我丈人家去接我老婆，也不會讓他唐靖修把這個媒說的這樣快！

黃： （氣得把桌子一拍）噲！（稍停）哼，原來你把我的事情就沒當事！以後再這樣，你就小心着！

十： （立刻嚇得把帽子一脫，鞠躬如也地）呵呵呵。

劉尖嘴（下簡稱劉。上）： 報告隊副，有個武連長要見你。

黃： 武連長？從那兒來的？

劉： 聽說從羅縣姜戚那兒來的。

黃： 什麼？

劉：從姜威支那兒來的。

黃：好好好，那趕快請他進來。（劉下）

（武橫下，下簡稱武。帶護兵，萬虎上）

黃：呵，武連長。（握手）請坐請坐！

十：（對武）這就是我們的保隊副黃尤；我叫孔與財，是三青團的小組長。

武：哦，黃隊副，是蔡縣長的內親麼，……

黃：（急應）是是。

武：我這次由縣上來的時候，縣長就給我介紹了，說有你在這兒，——

黃：那當然麼，那還用說！武連長好像面很熟，咱們過去在那裏見過？……對了對了，好像是在幹四團？

武：是的，我也在幹四團住過。

十：哦！（一時興奮，不防溜口說出了）你們都是桿子團的？……

武：什麼？？

十：（急改口）呵呵呵，幹四團，幹四團！

黃：哼！人家旁人胡說哩，你也胡說？丟丟丟，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去！

十：（面紅耳赤地）是是是。

黃：（使個眼色）下去！

十：是。(下)

黃：這個老土不會說話，連長莫要見怪！

武：那裏，那裏。

黃：聽說咱們的營長，就是省主席的外甥姜成戈麼？

武：是的。

黃：久仰！久仰！

武：黃隊副，這幾天軍麥可緊火啦，不然我自己也不會來，好，咱們也是同學，當然要幫幫，情好辦的多啦。

黃：那還用說？就是連長不來，咱們還不是加緊在催？

武：光催還不行，一要限期送到車站上去，另外還有木料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走近黃，拍他肩)黃隊副，你想，耀縣一帶正在趕修封鎖『共區』的工事……

黃：(會意地)呵呵呵，這些我們都正在搞。(忙向內叫)劉尖嘴！(劉上)快去把保長找來！

劉：(欲下)

黃：慢着！還有，你下去割些肉，多搞幾個菜，中午我請武連長吃飯。

劉：是。(下)

黃：武連長，咱們好久不見面了，寧會兒把菜作好了，咱們好好期幾餐！

武：（點頭）好好。

趙志良（下簡稱趙。上）（唱『二六』）爲軍麥我正與各家攤派，忽聽得保公所又有客來。（戢）

黃：（忙給武介紹）呵，這就是我們的保長趙志良。（向趙）這是武連長，他來看軍麥和木料那個

事情的。

趙：呵，又叫連長親自來催，辛苦！辛苦！

武：沒有什麼。事情搞的怎麼樣啦？

趙：呵，武連長，我們接到上邊的公事不久，正在向老百姓攤派哩。你看，又要軍麥，又要木料，

現在呢，又是正鋤秋田的時候，甲長有的躲的不見面，有的跑了，差不多要保公所一家一家去催。所以，我叫把軍麥交了，再伐木料，一件一件來。

武：這就不對囉！現在正在北邊修防共碉堡，馬上等着用木料，如果照你這樣的『一件一件來』，豈不誤了大事？誰負責任呀？

黃：（在武面前故意獻媚地，對趙說）我看我們還是快一點搞，

武：（又重複一句）誰負責任呀？

黃：呵呵，連長，我們限一禮拜完成。（向趙）保長，武連長這次親自來催，軍麥和木料還是一起馬上搞。噯，武連長是我的同學，我在這兒陪陪他。你快點光給咱搞去！

趙：好，那我和羅安安去催。

黃：（又再叮嚀一句）抓緊些！

趙：呵。（對武）武連長，不陪啦！（下）

武：趙志良這人怎麼樣？

黃：噯，成問題的很，本來這些事情，早就應該搞好的，他總是拖着。他又不是個國民黨員，憑他那種直慫慫樣子，他能當個保長？不過縣上有個唐秘書，和地方上的人，還都支持他。可是話又說回來啦？他總是在我們馬下麼，哈哈……

武：（隨口應着）是的。

黃：連長，走，我們去到裏邊……再談談。請！請！（把武讓在前邊，同下）

（註）嫵——音遼，關中土語，即美的意思。

## 第三場 割肉

(在野外)

朱登魁(下簡稱朱。先在後場喊)二虎哥，你看前邊外好像有椰子。(說着便同王二虎上)

王二虎(下簡稱王)是的嘛，看着像就是他，你給咱叫。

朱：(朝遠處用手搭着喇叭式，高聲叫)噢——趙椰子！趙椰子！趙志英！

趙椰子(下簡稱椰。在後場問)誰嘛？

朱： 嚶你過來嘛，連我都認不得了？

椰： (接着便挑柴擔子上)哦，是朱登魁，二虎哥，走走走，到我家裏去坐坐。

王： 嚶——我們還有要緊事哩，不去啦。

椰： 你們今天從那兒過來的？

王： 從馬家嶺過來。

椰： 走走走，還是回我家裏去坐坐。

朱： 不去了，不去了，咱們就在這兒『片』一『片』(註一)。

(大家都就地坐了)

王： 喂，梆子，怎麼你還是賣菜呀？

梆： (點頭應着) 呵。

王： (一邊在懷裏掏着紙煙一邊問) 呵，這一晌光景過的怎麼樣？

梆： 還不是叫官府逼的人沒辦法。

王： (拿了一枝香煙遞給梆子) 來來來，抽煙。

梆： 二虎哥，聽說去年你爲了糧款，把你那個保長打了一頓，後來人家捉你，你跑到那裏去了？

王： 噢，你——(唱「硬搖」) 這幾年糧款重日子難過，官府裏逼軍麥有死無活，只因爲抗糧款惹下大禍，打傷了狗保長捉拿與我，逼的我沒奈何上山去鑽，到今日整整有一年多。

梆： (同情的歎聲) 唉！如今這官府，硬把人往死逼哩麼，也只好這樣搞！

朱： (不以爲然似地) 官府？唉，軍隊還不是一毯色？狗日的胡宗南的隊伍，今年正月就把我拉去了。

梆： 咋個像？

朱： 噯，這就不能提！(唱「硬搖」) 胡宗南那隊伍橫橫無理，正月裏拉民夫去作苦役，整天價吃不飽挨打受氣，把爲弟病倒在土地廟裏，無人理無人管性命待斃，哭一聲喊一聲血淚啼泣。多虧了二虎哥真有義氣，救我命才與他生死相依。

梆： (唱「緊帶板」) 軍隊政府都混蛋，天下烏鴉黑一般，這些「忘八」不撤換，老百姓永世不得

安。(開)二虎哥，聽說你們弄了些槍，準備咋弄呀嗎？

王：(知己鬼)咳！那幾年，我在西安當鞋匠工人，你還不知道我？回來想過幾天日子，他媽的，官廳裏逼的人太不成樣子了。咱這脾氣，就受不下，(把懷裏藏的槍一摸)才弄了個這。

朱：誰狗日的欺負咱，就整他的活！

王：噯，其實這還不是防身哩嘛。

柳：(糊心地)那你們住的地方保險不保險？

朱：(毫不在乎地)穩，我門馬家嶺地方你還不知道？荒山野村，三不管的地方，怕啥？

王：(緊接，警惕地周圍看了看)噯，我看這兒大路旁說話不方便，我們還是到你們村頭外唐家殺房去喝幾杯，再『片』一『片』。

朱：(同意地)好好，走。

(三人繞場一週，已到唐家殺房門口，只見那老七走了出來——從下場門上)

那老七(下前稍那)呵，椰子，請進！請進！

(王，朱，柳進後房裏避去了。下場。那也眼。)

(這時前場無人，只聽後場，那老七在喊：『車娃子，提酒！』——唐答：『對！』和划拳之聲)

柳尖嘴(蹦蹦地的上，口裏含糊的吟着)要得撮歪，吃鹽當差，棒棒一響，乾土幾兩，棒棒一彈，法



幣幾萬。(註二) (猛然抬頭一怔) 哎，到啦。(向內喊) 給咱割五斤肉！給咱割五斤肉！

還不見有人出來，生氣的罵) 呸！他媽的！耳朵叫驢毛塞啦！

那： (聞聲急由內出，見劉生氣，忙問) 咋啦？咋啦？

劉： (氣勢汹汹地) 割五斤肉！

那： 好好好。(走進去提出一條肉來) 就賣的丟這一塊肉啦，剛好五斤！

劉： 好了。(提了肉就走)

那： (忙去一把扯住劉) 咦？錢還沒有給！

劉： (不耐煩的把頭一揚) 嘖嘖嘖——寫在賬上，以後再說！

那： 不行，這小本生意，東家不叫賒賬。你們保上正月割了八斤，四月割了五斤，直到現在還寫在賬上沒有給錢。我們場下人家的豬錢，還沒給哩。

劉： (橫眉怒眼地) 毬，麻煩！(把那捧脫欲跑，不料被梆子出來擋住了)

梆： 劉尖嘴，不要這樣，那老七他也是給人家幹哩，東家不叫賒賬，你還是把肉錢給他。

劉： (老羞成怒地) 噯噯噯，趙梆子，這與你的不相干！

梆： (冷冷地) 人家這豬也是掏錢買來的，你沒錢就不要吃肉麼。

劉： (更氣得唾沫星子直飛) 噯噯噯，梆子，馬槽裏那裏插出你喇驢嘴？

梆： (勃然變色，咬牙氣極) 我給你好好講話，你罵我着咋？

劉： (不自量力的還在耍他的威風) 罵你？看我還不敢揍你！(手剛一揚，就被梆子打了一掌，把

肉奪過來交給了那老七)

梆：(又揚拳噤住劉)你罵？……

劉：(嚇得顫聲快語)哎呀！趙梆子，你爲什麼打我？你……打的好！……

梆：你狗肉的可再在這兒喊叫，我把你板筋給你打斷！

王：(同朱這時也由內出來了，勸解着)算了，算了。

劉：(沮喪地白了梆子兩眼)好，你打的好，……(下)

朱：(指着劉的背影)這是什麼人，這樣刁猾？

那：是個保丁，你們不知道，這個傢伙常來騙肉，正月割了八斤，四月割了五斤，直到現在還寫在賬上，沒有給錢。我們這個保上，有個隊副叫黃尤，那才是頭頂生瘡，腳底流膿……壞透啦。

朱：(在懷裏把槍一摸)走，尋他去！給驢肉的那鉢血放了！

王：(忙以色止之)不要這樣。(又對梆子說)梆子，我看你在這地方也很難待，還是跟我們索性一塊去幹吧！

梆：(猶豫了一下)我現在家裏還離不開，再走着看，將來十分沒辦法了，那也只好走這一條路！

旺娃：(上，在門外叫着)那老七！那老七！

那：(聞聲急向王等示意)有人來了！有人來了！(出門看)哦，是旺娃，做什麼？

旺：我來割幾斤肉，(見朱)哦，四舅，怎麼你也在這兒？怎麼不到咱家去坐坐？

朱：呵，旺娃，回去給你媽說，本來我想來看看她的，因爲有要緊事，顧不上。

那：（將剛才那塊肉提來）說去是五斤的，你一下提去吧！每斤三百元。（旺交了錢）旺娃，割肉是不是給你兄弟的？

榔：（插問）叫啥？

那：你還不知道？我二層書失竊，伙計知道，大家商量，

榔：（認真地）哦，交好麼？

旺：（笑）是呵，同場，你別提，我都能與我，

朱：不不不，實話，你回去，

（旺提回下）

王：（從懷裏掏出錢）

王：（大方的）你這書，

王：（酒不覺得醉，快）

朱：（對榔）（唱）

榔：（唱）

朱：（唱）

王：（唱）

榔：（擡手一望）

和他同出外，家事牽扯難離。

(將榮擔挑下)

(註一)『片』一『片』——關中土語，即『談』之誤。

(註二)此六句關中方言成語。『擲蛋』就是在人面前耍威風；『吃糧』就是當兵；『當差』就是當衙役；『算土』即乾鴉片煙；『陰棒』是衙役手中所提的棍，用以笞打老百姓，老百姓不得不給他們『送黑錢』——洋煙或大洋票子。

## 第四場 騙肉

（旺娃在後場喊：「劉尖嘴，你把我肉騙到手，爲什麼不給我？」）

（緊接着，劉尖嘴便提着肉急急忙忙地跑上，繞場兩週，便進了保公所門，把門趕急一關，提着肉氣喘咻咻的，偷笑着）

旺：（隨後追上）哎呀，這簡直不講道理嘛，爲什麼把我的肉刁了不給我？

劉：（在門內問）孺的，我問你，你家欠的招待費辦好了沒有？

旺：招待費我有了錢給你送來麼，你把我肉給我嘛！

劉：不行，有錢，把肉馬上給你；沒錢，我把這肉給你頂賬。保上來了武連長，我們要請客！

旺：（在門外跳着嚎叫）劉尖嘴，你把肉代嚕不給我，羞你先人！

黃尤（急由內出，厲聲問）什麼事？外邊喊什麼？

劉：（對黃低聲說）剛才到唐家殺房去割肉，那老七不賒賬給咱，只丟五斤肉，叫旺娃買去了，他

欠保上的招待費，我的鞋都跑爛了，也沒要下。剛才在路上碰見了他，我就把他的肉刁來頂賬啦。

黃：（笑）他媽的，看你丟人不要緊，快拿到廚房去！（翻提肉下）

旺：（仍在門外叫喊）媽呀！……發你丟人！……

黃：……

旺：我割的肉叫你劉尖嘴在路上丟去了。（說着又向裏喊起來）劉尖嘴，把肉給我嘛！

黃：（氣忿忿地）吵什麼？你欠保土的招待費不給，說沒錢，沒錢還吃肉哩？

旺：（懇苦地）好隊副哩，誰還無錢吃得起肉！這是爲了給我兄弟訂親……

黃：（聽了旺娃說的『訂親』二字，正如火上澆油）啥？有錢訂親，你欠保土招待費爲啥不交？

旺：好隊副哩，你先叫把肉給我；我回去問我夫，招待費我給你送來就是了。

黃：不行！別他媽再在這兒喊啦！我問你：你家欠的那一石軍麥，你送到車站去了沒有？

旺：……還沒有哩。

黃：怎麼還沒有送去？上邊又來人催來了，明天馬上送到車站去，再遲幾天，過了期，就要處罰

哩，一石叫你交石三，你知道不知道？（往下走着，一邊嘴裏喋喋着）哼，訂親哩……（又折

回頭對旺娃說）明天還要錢糧，你知道嗎？哼！（下）

旺：（失望地把足一蹶）媽的……不要啦，把肉拿去餵豬去！（下）

## 第五場 勸弟

(布趙志良家)

趙志良(上)(唱「二倒板」)自從那我的妻不幸命喪，(轉「塌板」)家中事無人管好不愁腸，我好比江中船遇到風浪，(轉「二六」)玉梅女每日裏思念親娘。只怨我在此地當了保長，又挨罵又受氣日夜奔忙。我兄弟趙椰子生性直爽，他打了劉雲驕也不應當，那黃尤問的我無言可講，仗勢力他把我責備一場，黃毛賊行竊道欺壓保長，我只得忍氣吞聲明讓暗防豺狼，這件事我要對昆崙君講，要叫他也多事免惹禍殃。(坐下納悶)

玉梅(下簡裙褲上)(唱)我二天到集上去把菜賣，劉叫我這玉梅空轉回來。(啟)

趙：玉梅，你回來了，你二天呢？

梅：他帶集上賣菜去了，我給我二娘安頓了話，叫我二天回來了馬上就過來，我說我大有要緊話要問他。大，二娘給了我一封信，他說我二天昨天從集上搶回來的，忘了給你送過來。

趙：(接信)怎麼拆開了？

梅：我二娘說，是我二天拆的，他請人看過了。

趙：（看信，若有所思地）哦，好了，好了，有了這封信，就把事情辦了。玉梅，你二大來了，就叫他等一等，我到他家去，下就回來。

梅：（撒嬌地）……你別吃驚，我怎麼會去。又是啥緊公事麼？！

趙：那裏是什麼公事？這是你表叔李清從前方寄回來的信。前些時，黃尤硬要他家出壯丁，我說人家有人在外邊吃糧，可以免了，他死也不肯信，現在有了這封信，看他還有啥說的！

梅：自從我媽死後，家裏也沒人照管，你爲了公事，總是整天價在外邊跑，還要受旁人多少閒氣。

趙：（搖搖頭）唉，有啥辦法？

梅：（苦着臉天真的）人，沒辦法，你不敢把外『爛攤』（註一）保長辭了嗎？

趙：唉，嗚呼！（唱『搖板』）爲父倒也有此念，辭不掉的，是枉然。如今的公事真難辦，你來他去都爲錢，上邊硬要下邊忍，身爲保長左右難。

椰子（上）（唱）聽說大哥把我喚，急忙前去問一問。

梅：（見椰子忙跑上去）二大來了。

趙：老三，你咋才來？我早就叫玉梅去叫你，……

椰子：那裏，玉梅剛一走，我就回來了，聽說你叫，我就趕緊過來，在半路上又碰着唐秘書回縣上去，我就送了他一陣。

趙：怎麼唐秘書已經走了？



柳：楊家丁棟也去了。（望了玉梅一眼，笑着又對兄說）我看丁棟這娃也「幫尖」（註二），跟咱玉梅還配得上！

梅：（不好意思地）二大，你還沒吃飯吧？我大也沒吃，我給你們做去……（下）

柳：哈哈，（問兄）聽說丁棟這半年的學費是你出的？

趙：嗯。

柳：這樣也好，女婿是半個兒，大哥好好供給他。咱這半輩子，不識字，是個睜眼瞎子，實在吃虧。

趙：你不識字，怎麼把信拆開看了？

柳：那裏，那裏，前天信一拿回來，就碰見了唐秘書，那信皮皮上寫有李濟的名字，我就叫他拆開唸給我聽了。

趙：（惘然若有所思地）唉，算起來，李清出門已經三年多了。

柳：今年三月間，羅家驂二忙子從前方回來，他說他和李清一塊在中央軍裏吃糧，不知咋禽鬼的，他們的師長要他們投降日本鬼子，專門去打八路軍，後來叫人家八路軍把他們逮去了，人家又沒有殺他們，對他們很好。我老早還不信，今天真個有信回來啦。

趙：（裝了鍋烟，擦着火，狠狠地吸了一口）他老婆還以為他死了。想不到他還很好。

柳：（對兄親匿的說）人家八路軍本來就好，——八路軍就是過去的紅軍。

趙：（急阻）看，你又隨便講話！（小心地左右望了望）要是叫黃尤老卡他們聽見，你可小心着！

梆：（毫不在乎地）哇，人家都這樣說哩，怕啥？！

趙：怕啥？我叫你來，正要罰你：前天你和誰在唐家殺房喝酒，還打了劉尖嘴？不是你哥這個爛面  
子（註三），黃尤就和你不得甘休！

梆：狗日的黃尤，爲啥要找你的麻煩？叫他來找我，好漢做事好漢當，我趙志英要是怕他，就不是  
人！

趙：老二，看你這個脾氣，總得改一改，也免得惹事生非！

梆：狗日的劉尖嘴，沒有錢還想吃肉，罵人，撒歪！我只輕輕地推了他一下，那裏打他來？你叫黃  
尤卡住了（註四），當了個有名無實的保長，真叫人生氣！

趙：噯兄弟！（唱『搖板』）你我雖然把家分，究竟還是手足親，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身如同  
我的身，事不關己少過問，說話作事要小心。如今的世事只有混，得過且過守本分。爲兄勸你  
是好意，你也不是糊塗人，聽與不聽全在你，你又何必氣上心。

梆：我可沒有生你的氣，我只是恨黃尤：我那麼一點地，軍裝就給我派了五斗，明天還要我伐樹  
去，……總有一天，我要收拾他驢禽的。我老實對哥講，那天和我一塊喝酒的……（欲說又  
止，小心的出門一看，遠遠的看見黃尤來了）黃尤來了，真是「陝西地方邪，說驚來個蛇」。  
我走了。（急下）

黃尤（上）呵，保長在家哩！

趙：請坐，請坐下（向內叫）玉梅，把茶端來。

玉梅

(在內應聲)呵，來了。(端茶盤上)

(黃尤不住的用眼吊玉梅的膀子，玉梅放下茶盤，往下走時，黃尤就像被吸磁石吸住了似的跟着走了兩步，故意咳嗽了一聲，欲博得玉梅的秋波一轉，但終於未遂，玉梅頭也沒回地下)

趙：(見情不滿地，厲聲說)隊副，喝茶，喝茶。

黃：(油頭滑腦地笑着)好好。

趙：(忍着壓下火氣)隊副來得正好，我表弟李清有信回來了，你看，這不是信。

黃：(接信)哦，從山西來的，他，真的在部隊上。

趙：(乘機而入地說)可不？他家裏的壯丁，這回一定給他免了，我說他在外邊吃糧，你還不相信！

黃：這件事隨後再商量。(將信入懷)保長，你看軍麥和木料沒有交的人還不少，連長都發火了，所以我特來找你，我看咱們馬上到各家親自去催一下。

趙：對對對。

黃：保長，你就在本村催，我去催楊家堡。(下)

趙：好，(向內)玉梅，你跟我把飯丟下，我等一會回來吃。

玉梅 (跑上)，吃了再去。

趙：不，還是公事要緊，我走了。(下)

(玉梅關門沮喪地下)

(註一)『爛葬』——關中土語，即對某一件事不滿，或厭惡之意。

(註二)『幫尖』——關中土語，即『差不多』或『可以』之意。

(註三)『爛面子』——關中土語，即對自己表示輕視或謙虛之意。

(註四)『卡住了』——即什麼事情自己都不能作主，必須聽旁人的話。即受旁人挾持的意思。

## 第六場 逼麥

(在楊萬玉家)

楊萬玉 (內唱「介板」) 你再莫要同我吵，(推小車上)

旺母 (扯住楊衣上) (唱) 少交些軍麥行不行？(哭哭流流地說) 跟人家交軍麥，怎麼不給自家多留一點，我冬裏還要坐月子(註)，你不知道？

楊： 唉，好你哩，現在這軍麥，咱們還能少下！保險副說過啦，若過了期限，一石就要交石三，賣莊子房，都非給人家交不可！誰還顧咱的死活哩！你丟開，叫我給人家推去！

母： (苦苦哀求地) 你再給家多少留一些，冬裏還給丁棟接媳婦。

楊： (苦着臉無可奈何地) 不行，不行！

母： (絕望的扯住楊不放) 我不讓你推走。

黃尤 (急上) 嗨，楊萬玉，你的軍麥還沒有交去嗎？

楊： 這不是，馬上就交。

母： 只丟這一點糧食，隊副，你看，一交就得很難過活，少交一點行不行？

（厲聲地）不行！（周圍看了看）旺娃那裏去了？

楊：旺娃一早就被劉尖嘴叫去伐樹去了嘛！

黃：那你把軍麥趕快送去！（下）

楊：（嘟着嘴）吵！吵！吵！吵的好，你一吵，人家就給你把縛可免了！

母：（放聲大哭）天爺爺，這倒咋地活呀嘛！

旺媳：（抱着上）大，你把這幾個布拵上賣了，你不是說要給人家老十還賬哩嗎？

楊：（眼一睜）布賣了，自己不穿啦？

母：（又吵起來了）穿？老十討錢不還，將來滾大了，又拿啥還？

媳：（忽然記起）嚟大，唐先生婆婆病重，人家拵藥的兩千元，你帶上了沒有？

楊：帶上了。（痛聲地）媳婦，你跟你媽進去，我還要趕路了。

媳母：（同拭淚）唉！（同下）

楊：（推起小車）（唱）「拉推搖板」）我不敢鬆來不敢慢，交軍麥只限三五天，期內交齊還罷了，

過了期一石交右三，這車麥本是全家命，不交公大禍在目前，走一步來輪一轉，輪輪濕痛我心肝！（推小車下）

（註）「坐月子」——關中土語，就是生娃娃。

## 第七場 警報

(在火車站附近)

(收麥處二公務員擡的大秤，提的斗上)

收甲

(唱『二六』) 收麥處裏把事幹，

收乙

(唱) 馬馬虎虎混飯碗，

收甲

(唱) 提大秤虧人叫咱幹，

收乙

(唱) 處長黃謬賺了錢。(白) 他媽的，咱們收麥處儘虧老百姓，拿十八兩秤過人家的麥子。

收甲

唉！我們拿大秤虧了人，死了，閻王爺非給我們脊樑骨上掛秤鈎子不可！

收乙

這都是處長黃謬叫咱們弄哩，是咱們願意這樣弄？

收甲

就是這麼，拿大秤多過下的麥子，該處長發財，咱也露不上多少油水，可是……

收乙

發財？我看他獨自個發了財，日後怎麼死呀。辦公時間還沒到，坐這兒歇歇吧。(往遠處一

望) 今天交收麥的人真不少呀。

收甲 不少是不少，你看着，他們一會兒都得吃虧啦。

收乙 吃什麼虧？

收甲 你一會就知道了。

(兩人坐下抽煙)

楊萬玉(推車上)「唱「二六」」急急忙忙往前推，來到此地交軍麥。(敲)

收甲 (問楊)老頭子，你是交軍麥的哪？

楊 是是是，趕緊給我拿秤過，我的路遠，還要等着回去哪。

收甲 嘩呀，你倒秤了個戲，老頭子，你看。交軍麥的人這麼多，沒過秤的麥子堆的比山一樣，還能

輪到你跟前？

楊 唉，好先生呢，我沒有靈用，今天不給我過。我在這兒拿啥吃？

收甲 說的個好容易，給你就過？三天以內給你能過了，才算你有運氣哩。

黃謔 (下白話謔。在後場喊)友龍！友龍！

收甲 (對乙示意)處長來了。

謔 (上)友龍！今天交軍麥的人多少哩？

收甲 (兩個人搶着說)交軍麥的人不少。

收乙

謔 (大搖大擺的走過去對着楊看了看)這一老頭子是不是也是交軍麥的？



楊：是的，趕快給我過，處長！

譚：嗯，嚇嚇嚇。（詐笑，點頭，向甲使眼色）

（這時忽聽後場喊：「警報！警報！」「日本飛機來了！」）

譚：警報打了，快快快，叫老漢把車子推過，目標太大！

收甲（推楊）快快快，目標太大，車站上不允許放車子。（把楊連人帶車子推下）

（黃譚下。猶聽後場喊：「警報！」「警報！」人聲嘈雜。）

收乙 噫呀！……（望着天空，慌張地）

收甲（推了乙一下）你倒看啥哩？

收乙 打了警報，看飛機哩麼。

收甲 你真是個瓜鯨，來來來，我給你說，那裏有什麼飛機？打警報是假假的，這是黃處長專意弄錢的個門道。

收乙（莫明其妙地問）啥門道？

收甲 黃處長私人在那邊另搞了個糧食店，你把錢拿到那裏去，給你代交軍麥，可是那裏斗價給你作的滿大，比方麥價一斗是四百元，糧食店叫你要交五百元。但是，你比這道兒收麥處交還劃得來。

收乙 怎麼劃得來？

收甲 怎麼劃得來？在這兒收麥處專意叫咱們亂喊警報，使你三天五天都交不上，盤川劃了一大堆，

結果就是交上了，還要被咱們拿大秤擡（註二）給一傢伙。有的人明白了這個道理，就把麥子擡了，拿錢到糧食店去交。老百姓自己覺得還劃得來，其實黃處長賺了更多的錢。

收乙 唉！狗貧的黃謬是把弄錢的法子想「咋」啦（註二）。把錢弄「咋」啦。

收甲 （幽默地）弄「咋」啦？不弄「咋」麼，人家他姐就跟蔡縣長睡覺咧？

收乙 怎麼他姐嫁給蔡縣長啦？

收甲 你還不知道？他本來在西安做生意，後來他姐給縣長作了姨太太，他才當了這個收麥處長。傢伙可會弄錢咧，他兄弟黃尤還當保隊副哩。（把大秤往肩上一掂）回，今天的軍麥又收不成了。（唱「搖板」）黃謬愛錢不要臉，

收乙 （唱）恨不得鑽進錢眼，

收甲 （唱）今天麥子又收不成，

收乙 （唱）混他媽的一天算一天。

（兩人蹣跚地走下）

（註一）擡——音碟，關中土語，在此即作「弄」字或「搞」字講。

（註二）「咋」字在此作「儘」字或「遍」字講。

## 第八場 議偷

(在火車站旁)

(兵甲同兵乙上)

兵甲

(唱「搖板」) 這幾天沒錢用手旁不便，

兵乙

(唱) 心裏邊不由的大發毛亂(註一)！

兵甲

(唱) 盼的是太陽落天色快晚，

兵乙

(唱) 單等着人睡定去弄煙錢。

兵甲

(向內叫) 萬虎！萬虎！

萬虎

(上) 咋啦？

兵甲

(小聲問) 武連長在不在？

萬虎

剛出去啦。

兵乙

到那裏去了？是不是又到車站西邊小桃花裏去了？

萬虎

那是一個娃兩個腿——「匪」了麼(註二)。自從上禮拜我跟他到下邊上保走了一趟，搞的錢

可不少，這一晌每天晚上他

兵甲 人家當官的有錢送嬌子，咱們今晚也出去弄錢走！

萬虎 咋樣弄哩？

兵甲 你沒看見，這兩天有交……

高虎 (急打斷甲的話) 她持長來朝，請持長發錢！

(……)

兵乙 (……) 請持長發錢！

兵甲 (……) 請持長發錢！

兵乙 (……) 請持長發錢！

兵甲 (……) 請持長發錢！

兵乙 (……) 請持長發錢！

兵甲 (……) 請持長發錢！

兵乙 (……) 請持長發錢！

兵甲 (……) 請持長發錢！

兵乙 (……) 請持長發錢！

兵甲 (……) 請持長發錢！

兵乙 (……) 請持長發錢！

兵甲 (……) 請持長發錢！

兵乙 (……) 請持長發錢！

兵甲 (……) 請持長發錢！

兵乙 (……) 請持長發錢！

兵甲 (……) 請持長發錢！

兵乙 (……) 請持長發錢！

兵乙 (若有所不滿地) 唉，反正總爲弄錢！

兵甲 (垂頭喪氣地) 唉，咱來這兒接收軍麥，這些日子，還「沒像」咧。

姚：聽說他媽的，收麥處長黃謬，他自己抓了錢，把咱們的麥子拖着不給，姜營長已經給連長有命令來，再要不給，就自己動手，硬來！

兵甲 硬來？對(又對姚譏刺地) 咳，姚排長，你那個「挑擔」人家逛婚子去了，你怎麼不去？

姚：哈！人家有人進貢，——有錢，咱拿啥去逛？

兵甲 你該想個辦法嘛！

姚：想個什麼辦法哩？

兵甲 這兩天沒有交上軍麥的人可多哩，都在車站周圍歇着哩，攪幾袋子來，還不是錢？

萬虎 排長，你不去了，我們弄回來給你分。

兵乙 哎呀，老百姓也可憐，被黃謬欺負的交不上，咱們又去偷……

萬虎 毬，如今這世事，反正混水摸魚，管毬那些！上標不正下標歪，連長能弄咱們就不能弄？走走

走！(撕乙耳，同下)

(註一) 「心裏發毛亂」——關中土語，是「發慌」或「着急」的意思。

(註二) 「「毬」了麼。」——關中土語，作「一定的」或「不用說」講。

## 第九場 偷麥

(在火車站上)

楊萬玉(推車上)(唱「搖板」)黑夜裏推的我滿身是汗，腰又疼腿又軟難以進前，猛抬頭又只見燈光閃閃，原來是又到了車站旁邊。(把車子放下，四圍圍看了看，又走到車前把口袋摸了摸)唉！來這兒交軍麥，一直跑了幾天警報，又弄的我軍麥交不上，我看今晚又歇在這兒還保險些！(睡覺。起更)(唱「二倒板」)耳聽得更響響更深人靜，(轉「場板」)想起了家中事好不傷情，前幾年光景好吃穿有剩，(轉「二六」)誰料想到老來反受貧窮。孔老十逼賬債如同逼命，賣去了祖業地令人心疼。恨黃尤他作事太得兇橫，勸過我交軍麥毫不放鬆，這三日交不上一等再等，露宿在車站邊忍氣吞聲。(又睡着了)

(兵甲乙偷偷摸摸的上，乙在楊車上插了一袋子麥，車子因失掉了重心，便歪倒，壓住了兵乙的腿，兵乙喊：「哎呀，快，把我壓住了！」)

楊：(驚醒)誰？誰個？……

兵甲(用槍對楊)喊？打死你！

(甲噤住楊，忙扶起乙，兩人抬一袋子麥下)

楊：

(驚惶失措地喊)呵……老總把我麥子偷去了！捨人哩！

萬虎

(急上)喊什麼？喊什麼？(用槍拐楊)誰敢偷麥？

楊：

哎……好老總哩，兩個老總把我的麥子偷去了。

萬虎

胡說！半夜三更的，……不准喊！誰個他敢到車站上偷麥？快推過！搗亂治安！(下)

楊：

哎呀，天哪，這簡直到處是強盜麼！(唱『帶板』)楊萬玉來實可憐，心中痛苦對誰言，孤身

站在荒郊外，(轉『雙捶』)珠淚滾滾恨皇天。人人都是娘生養，却怎麼善惡不一般，爲什麼  
讓那貪吃人賊子把官坐，爲什麼讓那些惡霸強梁掌兵權，爲什麼好人被賊害，爲什麼良民百姓  
被摧殘，越思越想越痛恨，一直哭到五更天。(轉『帶板』)一袋麥子被刁去，該拿什麼把糧  
完！(無可奈何地，收拾了車子，推下)

## 第十場 搶麥

(在收麥處)

黃謬

(手提票子包上)(唱「二六」) 適才問我到糧食店，王掌櫃與我說一番，他那裏收錢二十萬，把大洋票子給我點，手提票子真高興，兩個腿兒跑的歡，不覺來到收麥處，忽然想起事一端。(把票子包向桌子上丟，向內喊) 友龍！

收甲

(上) 處長有什麼事？

謬：

武連雲帶的隊伍在這兒接收軍麥，已經等了好久，他還是姜威戈部下的人，……

收甲

哎呀，這傢伙可不好惹，那就把麥子給油這一部分好了。

謬：

嗚？若給了姜威戈的麥子，其他部分也馬上要要，怎麼辦？我看，他今天來要，我給他極量支吾，叫他們再等幾天。

收甲

再等幾天，還不是要給？

謬：

當然要給，不過我的麥子數量不夠，我想，你們費些工夫，仍舊把……你來，你來！(附耳密語)



收甲

(搖頭) 哎呀，常常這樣弄，不好吧？

謬：

(見甲有難色) 友龍，怎麼？你這一晌有啥困難嗎？有的話，你給我講，我幫你解決。

(正在這時，收乙和楊萬玉吵着上)

收乙

你的麥子不夠嘛，處長說，不夠的不收！

楊：

我是昨夜裏被人把麥子刁了，你先收下，我再給你辦辦法。

收乙

報告處長，這個老漢差一石麥子，今天期限已經到了，他才交來五斗。

謬：

不夠不成！這個時候才把軍麥交來，論理應該受處罰！

楊：

好處長哩，我早就推到這兒來啦，一直等了三天，都交不上，整天價跑警報嘛。

謬：

跑警報？你不會把麥子糶了，把錢拿到糧食店去，叫給你代交？

楊：

不知道嘛。

謬：

反正你非交够不成！不然把人押下！

楊：

唉處長！(唱『苦搖』) 昨夜露宿車站旁，我的麥被強盜搶去一袋，求處長你要多原諒，原諒

我下一次再來補上。

謬：

那怎麼成？

(恰在這時，昨夜偷麥的兵甲上)

兵甲

呵，你們這兒買麥子不買？

楊：我沒錢買。

諤：（厲聲地）沒錢把人押起來！

收甲（拉楊）走！

收乙（低聲對楊）有錢就拿出來不要吃眼前虧！

收甲（把楊往下拉着，從楊懷裏掏出一捲票子）這不是錢？他有錢！

諤：（把錢接在手）老傢伙不老實……

楊：（撲過來）處長，你不要把錢拿去！我啞是賣了布的錢，還要給人家還眼哩。

諤：（瞪了楊一眼）就這還不得够。再搜！

收甲（從楊身上又搜出一捲捲票子）還有，還有！

楊：處長，你不要把錢都拿去！這一包是給人家唐先生搶藥的錢。

諤：別喊，別喊，（把票子點了點）還差二百元，（向收甲）你下去給他打個條子去！（收甲下。

諤對兵甲）我看算了吧，老頭子再沒錢了。

兵甲（接錢）好好好，沒關係，我給你把麥子搞來，（向內喊）把麥子給擱上來！

收甲（上，給楊收條）這是條子。

楊：噢，這樣弄了怎麼辦嗎？（見兵乙掙麥袋子上，驚）哎呀，這是我的麥子麼！

兵甲 怎麼是你的麥子？

楊：這不是？口袋上有字嘛：「積——順——堂！」

兵甲 這老傢伙不識好歹，把麥子賤價賣給了你，你還反而咬我一口！（用皮帶輪圓就打，楊「哎喲……」叫着下，兵甲乙趕打下。）

（向收甲乙）把這袋麥子弄下去！（收甲乙把口袋擡下。誘走到桌子跟前點着票子）我想，把這錢給我姐夫蔡縣長分上一半呀！（唱「搖板」）一邊點錢一邊想，姐夫恩情實難忘，票子給他分一半，彼此發財好商量。

武橫（帶萬虎上，厲聲地喊）黃誘！黃誘！

誘：（見武來，急把票子包了）哦，武連長來啦，請坐！請坐！

武：（氣洶洶地）不要來這一套，軍麥搞的怎麼樣？

誘：（手向外一指）那邊那幾大堆，那不是麥子？每次來就是這樣吱唔！

武：（眉頭一皺）麥子倒有，不過要按着次序發，那些麥子是發給人家河防部隊的，連長這一部分還沒輪到。

武：豈有此理，什麼河防部隊？何部長早有密諭，軍麥應儘先發給封鎖邊區的部隊，難道你還不知道？你在我面前要花槍啦！

誘：誰要花槍？要什麼花槍？

（打諷一耳光）真他媽的「裝蒜」！（唱「七捶帶板」）黃諤休要耍機巧，你作的鬼事我知道，百姓交麥你喊警報，把票子裝在你腰包，貪贓枉法真可惱，貽誤軍食罪難饒，今天我不教訓你，這樣下去還得了！（向萬虎）你去叫大家動手裝，裝了鏢軍運走。

萬虎 是——（欲下）

諤：（著急）連長，你何必生氣，咱們商量商量，鄙人是執行縣長的指示，這——事關政令……

武：狗屁！什麼「政令」？還有我的軍令要緊！（向萬虎）去，裝！（萬虎下）縣長？你是縣長的

小舅子，誰不知道？你這個貪財好利的傢伙，儘在這兒糊塗！你不忠實於委座！

諤：是是是——（立正）

武：（這時發現了桌上的錢包，又不好明取，忽然心生一計，將自己的帽子卸下，狠狠地往桌上一

摔，剛好印住了錢包，他還橫眉怒眼的罵著）什麼東西！哼……你怎麼那樣愛錢？

諤：（聽說「錢」字，欲往桌上取錢包溜走）

武：往那裏走？不准動！

諤：（嚇喘地）這……這……

武：操蛋！（一把去抓了帽子和錢包）哼……那樣的愛錢……（下）

諤：呸！什麼東西，不要臉！罵我？你見了錢比我還饞！口裏說的仁義道德，心裏還不是男盜女

娼！（向內叫）友龍，你和福成到這兒來。（收甲乙上）你倆看着把那些搶過的麥堆子拾掇一

下，看損失了多少，報告給我！（下）

收甲 好呀！（唱「搖板」）狗咬狗來一嘴毛，

收乙 （唱）甯咬甯來一嘴血，

收甲 （唱）咬來咬去都爲錢，

收乙 （唱）大的更比小的饑。

收甲 依計，今天把黃謬叫人家整「咋」啦！

收乙 嫌！嫌！平常對咱，你看齊的外像！

收甲 還有個事哩，他把錢弄了，人家來要麥子，急了，叫咱給麥子裏攪沙土，還沒來得及攪，就被

人家搶走了，還把這麼一大包包票子提去了。

收乙 爲什麼姜威戈部下還那麼愛錢？

收甲 噯，好我的瓜娃哩，官越人才越愛錢，你還把外看得多麼高貴！

收乙 走走走，算了算啦，好我的乖孫子。你夾的咱咱丟腕哩，倒把事可忘啦！處長叫咱們收拾麥堆

子哩，快走，快走！（同下）

# 第十一場 虛報

(在收麥處)

黃謬 (氣憤地) (唱『二六』) 可恨武橫太無理，仗勢橫行把我欺。搶去麥子還不算，把大  
洋票子也提去，我這裏忙把電話搖。要與姐夫說仔細。(打電話) 呀？……要縣長接電話  
！……呵，你是縣長嗎？呵，哎呀，姐夫，收麥處的麥子叫人搶了，……呵，是姜成戈的  
隊在搶的。……你問搶了多少嗎？我正叫人檢查，……

(黃謬正在打電話，忽聽外邊有人喊『報告』)

牧甲 (在後台喊) 報告！

黃謬 進來！

牧甲 (急上) 報告局長，損失了三百五十石！

黃謬 檢查確實了嗎？

牧甲 確實了。

黃謬 好，你去下去！

諤：

(收甲下)

(笑，接着又打電話)呵？縣長，損失了五百石！五百石！什麼？謊報！並沒有謊報！……五百石，還有糧食店收的二十萬元的法幣，準備給你送的，也被搶去了。這事呀！……請你給上邊報告，……什麼，報告上去不是主席的面子？姜威戈我們惹不下？……那照你說，應該怎麼辦？……嗯，什麼，補徵？嗚？補徵多少？七百石多了吧？……嗚？不多就不多！好好好，七百石！

(把電話機放下，情不自禁的笑着)

諤：

(搬着指頭算了一會兒)噯好呀！(唱『搖板』)姐夫果算有才幹，處理事情手法圓，對百姓硬來對上軟，補了損失又抓錢！(笑下)

## 第十二場 補徵

(在楊萬玉家)

楊萬玉(手扶棍上)(唱『苦搖』)前一次交軍麥挨打受氣，打的我頭皮破血流滿衣，回家來身得病臥床不起，只覺得渾身疼缺少氣力，年老人怎經起這般風雨，不由我咬牙關恨在心裏！

母：

(急上)旺娃大，你在炕上不躺着，身子有病，又爬起來幹什麼？

楊：我……我不要緊，起來走走！

柳：(上)(唱『二六』)老楊挨打身患病，提上禮物問真情。

母：(見柳)啲，二親家來了，快請坐！

柳：聽說是我老楊哥病啦，我哥身忙，叫我帶來些雞蛋，來看看我老楊哥。

楊：唉，不要緊，又勞你跑這一趟。

柳：咱緊隣村麼，伸脚就到。老楊哥，聽說你是送軍麥去，還叫人打了一頓，嚇咋弄下這事

嗎？

楊：唉！一言難盡了！(唱『拉搖搖板』)提起此事心痛爛，滿腹的冤屈實難言，前日裏交麥到車



站，晚上就睡在露天，一連三天警報喊，急的我心中似油煎，一個飛機也沒見，才知公家要手段。第三夜車站剛睡定，賊兵偷到我車邊，刁去麥子整一袋，我一直哭到五更天。收麥處不收零碎賬，交不够數目要坐監，一兵士跑來把麥賣，那黃謬立逼我買麥把糧完，將麥袋搨來我一看，『積順堂』三字在上邊，我與他們細分辯，無理打我好兇殘，將賣布錢搶去還不算，還搶去唐先生捐藥的錢。

柳：（唱『緊帶板』）聽你言來氣破膽，到處吃虧是窮漢，逼的百姓造了反，看他們能往那裏鑽。

老十（上）（唱『二六』）楊萬玉的賬債過期限，再去催他把賬還。（喊）楊萬玉！楊萬玉！欠人家的賬到底還嗎不還？你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家裏沒嚼吃，叫我給你揭錢，說的多麼好聽，如今過了期好多天了，叫我整天到你這兒跑，把我手夾住，我倒吃了你的油炒石頭啦！

楊：噯好十掌櫃哩，我這幾天實在沒辦法。你看，保上又給我攤下什麼補徵軍麥，又是門牌費啦，招待費啦，雞七雞八，攤了一大堆，我實在一點辦法都沒有。

母：唉，如今這官府，今天要錢，明天要款，不知要多少才是個够！唉，老天爺下雨不下錢呀……

（把雞蛋籠提下）

十：（把八字鬚一抹）哈哈，國難期間麼，爲了打日本，負擔重，誰家不都是一樣！

柳：（冷嘲地）什麼國難期間，我看就有人不一樣！

十：（把眼一眨）誰不一樣？

柳：（單刀直入的）你捶頭老十就不一樣！

十：（沒料到柳子竟會給他這樣大的打擊）呵，照你說，難道我三青團員還會不抗日？

柳：（裝作開玩笑地）你又賣狗皮膏藥啦！經常說你「三青」，我看你是鬍子剃了下巴青，女人逛

的多了眼圈青，洋烟抽的多了嘴脣青，三青？這就是你的「三青」！你還有一青，就是會給

黃尤「稍輕」！

十：怎麼？你敢罵？罵我三青，就等於侮辱我們的領袖！

柳：什麼侮辱領袖？澆池大了齷也大了！

十：你怎麼一股勁罵我？（但，不免對柳子有點膽怯）

柳：（仍裝作開玩笑地）罵你？看我不敢揍你！

劉尖嘴（上）楊萬玉，隊副來找你來了。

楊：（驚）呵——？

黃尤（上）楊萬玉，你的補徵軍麥和木料貸款搞的怎麼樣了？

楊：呵……

柳：楊大哥，你在，我回去啦！（下）

十：（見黃尤來，狗仗人勢的指着柳子的背影）他媽的什麼東西！罵我就等於侮辱我們的領

袖！

黃： 吵什麼！吵什麼！

十： 他說我三青是眼圈子青……稍輕……

黃： 還說！還說！那種人，就是愛瞎說，你聽他幹什麼？……

十： （鞠躬如也地）是是。

黃： （對楊）你的補徵軍麥搞的怎麼樣？楊萬玉！

楊： 一個錢都沒有，拿啥出呢嘛！家裏現在只丟幾斗麥子啦，自己連够吃都不够，你又要五斗軍

麥，你就把我的老命要了，也找不出麥子來呀！

黃： （憤然地）你說啥！

楊： （又重覆一句）你就是把我的老命要了，也找不出來麥子！

黃： 放屁！（唱『緊七捶帶板』）罵一聲楊萬玉太混蛋，派下的軍麥你敢不完！今天有錢還罷了，

若無錢拉你去坐監！（向劉）把他帶走！

（劉尖嘴一把扯住楊萬玉，要拉走）

十： （急從中脫開）哎，隊副不要生氣，坐下！坐下！慢慢談。（走楊跟前）老楊，我給你揭那個

錢，——那是旁人的錢，那又不是我的錢，利也滾的不少啦，要是再一倒約，哼，你能受得

了！

楊： （惘然地）受不了，那我有啥辦法？

劉： 沒辦法？去了死方都是活方麼，沒辦法！

十：你幾次了說是賣地哩，賣地哩，總是賣牛肉：只說不割！到底咋個像？今天隊副也在這裏，你看怎麼辦？

劉：老饒簡直要死狗！公糧公款不交，賬債不還，你是想咋？

黃：乾脆拉了送鑽上去！

十：（裝作慈悲的樣子）嚶隊副，隊副，莫生氣，坐下！坐下！商量着辦麼。老楊，你看，今天你想辦法賣上些地，把我那錢還了，丟下保上那錢麼，我給隊副講一講，遲一晌給都不要緊。

楊：十掌櫃，實在沒辦法的話，我也是這幾間房，賣了給你把賬還了。

十：乾脆賣上些地，哪房現在就沒人要。

楊：地我不賣，人憑田地虎憑山，地賣了叫我一家人拿啥吃嗎？

十：（把眼一睜，嘴一擰）啥話？你不賣？

楊：（點頭）我不賣。

劉：（火上澆油地）隊副，給老饒要，保上哪錢，一個都不得少，他媽的你不賣！

黃：（逼着楊，嚴厲地）楊萬玉？你欠保上的錢，你給不給，你說？

十：（更逼進一步）要賬哩！

劉：（同時）老饒怎麼辦？

黃：（更嚴厲的逼着楊）給不給！

十：（同時）要賬哩！

劉：（同時）咋辦哩？

楊：（被喊得有點迷惘）對，我賣！十掌櫃，我把我畝地賣上一點，把你畝眼給你還了，丟下保上  
 畝錢，你可要擔保我遲一晌給。

十：（裝作誠意地）擔保，能成！

黃：（立刻色變）不成！那怎麼成？

十：（給黃眯眼示意）噯，隊副，你看老楊又不是別人。人常說：家有千兩萬石，總有一時不便，  
 噯……（又用手示意）

黃：（會意的笑了笑）好。

楊：那叫我去，出去找個買主去！

劉：不行，你又想藉口推脫！

十：噯，主倒不必出去找，我有個朋友，托我給他搞些地，他又不做莊稼，只要你把地賣給他，他  
 還能讓你種。不過秋夏兩料出點租子罷了。

劉：那就好的很。噯，老楊，取個筆墨紙硯去。老十，就叫隊副把這個中間人當了，給寫個約……

楊：（著急）噯，你先不要寫着哩，你一畝給我多少價錢，先給我說明。

十：現在和正月不同了，一畝地我給你出四千元，多了我不要。

楊：四千元？四千元太少了，我不賣。旁人畝地一畝都要賣四千元咧，我畝地是白土地（註）。

二)，又向陽，你才給我四千元。至少我要賣一萬咧，再少了我不賣！

十：（搖首搖手地）多了我不要！

黃：不要吵了，不要吵了！聽我給你說，現在地價跌的厲害，和正月不同啦。老十，他欠你多少  
賬？

十：他叫我給他揭了五千元，兩季啦，我連本帶利，給他算了兩萬，這該不多吧？

黃：嚶，我看這個子，胡里胡塗，一畝地你給算上七千元，你也莫嫌多，他也莫嫌少。

十：（裝作磊磊大方的樣子）對對對，就按隊副說的辦，穩，按七千元。

楊：（愕然惶惑地）嗚！隊副，你至少得給我作九千元的價。

黃：（勃然色變）混蛋！真不識抬舉！快取筆墨紙硯去！

（劉，十，黃都同時喊着：「去！去！快取去！」推楊。楊猶豫地下）

十：（小聲地）隊副，就是老羅灘（註二）那一塊——八畝！（作個手勢）

楊：（拿筆墨紙硯上，嘴唇蠕動着）我可只賣三畝地。……

旺娃（這時恰從地裏回來，掙着繃頭上，剛一進門，就聽見爹爹這句話）爹爹，你賣什麼？你賣地？地不能賣，地賣了咱一家人拿啥吃呢嘛？

楊：（含淚極慢地說）把地少賣上一點，給十掌櫃把眼還了。

旺：不能賣，不能賣……

（黃一手把旺推過）

黃：（三人同時惡狠狠地，用眼中的毒火注射着旺娃）賣不賣？？？

劉：（英勇的挺着胸）不賣……

（劉尖嘴又把旺娃推過）

（老十從楊手把筆墨紙硯奪過，旺撲過去想搶回來，又被黃揪了個趔趄）

黃：（喊）不准動！再動馬上把你送到縣上去！

旺：縣上就縣上，他還不講理啦！

黃：好，拉上走！

（劉尖嘴上去拉了旺娃）

旺：（毫不畏怯地）走就走，誰怕你！

楊：（急攔）我賣！我賣！

（黃尤和老十、劉尖嘴，在一旁桌上擠眉弄眼的寫着約，楊萬玉和旺娃在一旁痛哭流涕）

楊：（唱『苦搖』）我兒不必淚漣漣，爲父把話對你言。十二畝田地賣一點，賣上一點把賬還，若是一點也不賣，全家人要進鬼門關！

（黃尤等三人已在桌子那邊把契約寫好）

十：（把約拿過來）老楊，劃個字。

楊：十掌櫃，你把約給我唸唸！叫我聽一下！

十：（不耐煩地把頭一揚）嘖，唵唵哩，來來來，劃個字！

黃：（下命令似地）老十，你給唵唵，叫他聽一下！

十：（唯命是從的）對對對，老楊，你聽吧：「立約人楊萬玉，因手頭不便，將自己老靈灘地一段八畝，……」

楊：（楞然了）呵——？我只賣三畝，爲啥給我寫了八畝？……

十：（猶不斷的唸着）「……：……同中言明，賣與孔興財名下爲業，恐後無憑，立約爲證！……」

旺：（同時）爹爹，你賣完了，全家人不吃啦？

黃：楊萬玉，吵什麼？吵什麼？你欠老十兩萬元，欠公家三萬六。一畝地給你作七千元的價，七八五萬六。還有什麼不對？

十：對對的，來來來，劃個字！

楊：十掌櫃呀，你不是說，公家畀錢叫我遲一响給？

黃：（插嘴）放屁！你能給老十還錢，就不能給我還錢，公家畀錢叫我給你墊呀？

楊：十掌櫃呀，你給我說過了……

十：說可不是說過啦，人家隊副要往上寫哩，我有啥辦法？再說，給我還錢，不給保上還錢，畀隊副在這裏，理性上就說不下去麼！來來來，劃個字！

楊：我不劃。

十：（把眼一眨）哼，由了你啦！（在桌上拿了個算盤）



黃： 老卜！

卜： （應聲轟似地）隱隱副。

黃： 他欠公家的木料款四千元，軍麥五斗，六千元。

卜： （算盤一響）一萬。

黃： 「接右記」邊看辦公費，門牌費，抗日捐，雜七雜八，兩萬六。

卜： 「快聽」兩萬六，連斗一萬，是三萬六，再加我的兩萬，共是個五萬六。七八五萬六。（對楊）對馬的，這這哈，來來來，劃個字！

楊： 「著急」隊副，你不要我一家人活了！

黃： 誰不要你活了？混蛋！誰不要你活了？俺？

卜： 「更感極其似地」誰不要你活了？來來來！

楊： 「哀痛欲泣」我不劃，我不劃！

黃： 不劃了給我把他拉走。

（劉尖嘴上前拉楊萬玉）

旺： （大聲激昂地）劉尖嘴，你不要拉我大，我去！

（劉尖嘴拉了楊萬玉，攙過去拉了旺娃，可是老卜又走過來將楊萬玉攔住）。

楊： （又中了）劉尖嘴，你不要拉我娃，我劃，我劃就是了。（唱「介板」）提起誰來手亂戰，珠淚滾滾擦不乾，黃尤老卜兩旁站，賽如惡鬼和判官。（轉「七捶帚板」）回來再把旺娃喚——

那是兒呀 念你父出在了無其奈間，罷罷罷來把字劃。

（旺娃急上前要擋父，不防又被黃尤一把『味』住領口）

黃：（噉）不准劃！

得：（接唱）忍着心痛賣祖田！（咬牙忍痛地劃了字）

十：（得意地，吃吃的笑了）這不對了嘛！

黃：（彷彿惡魔得到勝利後現出的那一幅可憎的冷笑）老十，走！

（老十回舞尖嘴下）

黃：（把旺娃一推）出了你了！哼……（瞪了兩眼下）

（旺娃氣得再也忍耐不住，隨手拉了把鐵，往出就趕，楊萬王急抓住鐵頭不放，不讓旺娃出去，兩人將鐵頭拉奪了好久）

楊：兒呀，你怎麼樣啦？

旺：爹，你快開，讓我出去，把那驢裔的劈了！

楊：（蹙足）唉！（滾白）我可莫說兒呀，兒呀，你好不胡塗！他們有錢有勢，我兒怎可與他們較量高低？自古說：『人在矮簷人，誰敢不低頭，』你打了他們，如何的得了？兒呀，說是你——

旺：爹！爹！

楊：你撒手了！（唱『拉捶搖板』）我兒莫要太鹵莽，和他們拚命難估強，自古道窮富難較量，官高一品把人傷，你我暫時且忍讓，等機會與他們幹一場！

(旺娃扶父下)

(註一) 『蘆土地』——即地裏生有一種野蘆葦或白毛草，其地薄瘠，不長莊稼。『白土地』——即肥沃地。

(註二) 『老鱗灘地』——即祖先傳遺下來的好地。

# 第十三場 調戲

(在趙志良家)

玉梅

(上) (唱「慢板」) 孤單單在家中自思自想，一樁樁傷心事愁斷肝腸，三月裏我的母不幸病  
喪，(轉「二六」) 老爹爹爲公事日夜紛忙，聽說是今冬裏我要出嫁，一家人像飛鳥各奔一  
方。老爹爹剛出門去到鎮上，(發現桌上有件大衣) 却怎麼他出門忘了衣裳？(拿大衣出門  
望) 天！天！他走的迷了！(唱「搖板」) 八月裏來秋風涼，有時雨露有時霜，老爹爹這幾  
日身體不爽，早晚怎離棉衣裳？(刺綉)

黃尤

(上) (唱「花音二六」) 保長去到鎮公所，家丟玉梅獨一個，抓緊時機莫錯過，進門去給她  
個說說笑笑假假擦擦又亂摸，假若還她願意從了我，再叫老十把親說。(進門，騷情地) 玉  
梅，……嚇嚇……玉梅……

梅：

(見事色不對) 你做啥？

黃：

(油頭滑腦地) 呵……我找你大……

梅：

我大不在。

黃：（走近）哦，他不在？上那兒去了？

梅：他說他到鎖上去了。

黃：呵，……到鎖上去了。……好，你做的啥活？給我看看。（欲奪。玉梅急轉另處）

梅：你管我做的啥活？你趕快出去！

黃：（油嘴滑舌地）噯，看把你急的！你……你今年多大了？

梅：（有點怕，但堅決地）你出去！快點出去！

黃：讓我看看你綉的啥花？（伸手乘機在玉梅臉上抹了一下）

梅：（急在黃尤臉上打了一掌）噯好賊！（唱「七捶帶板」）罵聲黃尤不要臉，侮辱我玉梅理不

端，你家也有姐和妹，不要在此胡糾纏！

黃：（失望地，出門張望，見無人，自語）人常說：寡婦要哄哩，姑娘要猛哩。好，就給她個霸王

硬上弓！（急進門，又追玉梅）

梅：（跑。喊）快來人呀，我家有了賊了！

（黃仍追，玉梅前邊跑，終於被追上，抱住正欲無理，趙志良上，黃唬得急放手，玉梅逃脫囉啣大哭。）

黃：（見趙急掩飾）哎，保長，你看，還有公事，我來找你，玉梅硬說你走了！……

梅：（撲過去，抱住父，痛哭不止）大！……

（心裏好容易明白了，氣呼呼地）黃尤呀！我……我把你……（在旁拉了個繩子，胡亂一

就打。

黃：（反啄一口）給你講公事，你……你打人……，好，打的好！（溜下）

趙：（對着黃的背影）黃尤，我把你個賊！（唱「帶板」）聞一聲黃尤太得無理，人面獸心把我欺，恨不得一棍打死你，挖兒的心來剝兒的皮！（自語地）唉，公事還給人家非辦不可。（猶豫一下）玉梅，我娃不要哭啦，我走了你把門關上，下午我就回來了！（取大衣欲走）

梅：（急扯住大衣哭）大，你又走呀？

趙：我是把大衣忘了，事情還沒辦哩，還得去！

梅：大，我不讓你走！

趙：唉，我下午就回來了麼。

梅：我不……

趙：（不耐煩地）哎，這娃……（把大衣一掄，不料把女兒閃了一交）

梅：（哭叫一聲）我的早死的娘呀！……

趙：（聞女哭，感動地）哎，兒呀……哎兒呀……（唱「浪頭帶板」）見我兒跌倒地淚流兩行，口

口聲聲哭叫娘，然只怨你的娘早把命喪……苦命的兒呀！……怎不叫人憫悲傷！

梅：（滾白）哭了聲娘呀，娘呀，早死的娘呀，自從你去世以後，家中只丟我父女兩人，我大整日

出門在外，叫你兒一人孤伶伶看守門戶。我可莫說娘呀，娘呀，你可知道你兒今天受屈了！叫

一聲大呀！大呀！你只知給人家東奔西跑，怎忍得叫你兒一人在家，叫兒我……我……喚！……

趙：

唉——兒呀！（唱「拉捶搖板」）我兒再莫哭啼啼，怨只怨你父沒出息，當保長並非父願意，沒人接替怎脫離？家中事兒沒留意，丟我兒一個受人欺，從今後我把職辭去，也免得招禍惹是非！

（趙撫女拭淚下）

## 第十四場 佈置

(在保公所)

黃尤 (急上) (唱「二六」) 剛才叫趙志良打了一頓，定要與他罷不成，他給此信作憑證，要給李清免壯丁，我拿此信要他命，問他個私通異黨大罪名。(叫) 劉尖嘴！劉尖嘴！

劉尖嘴 (跑上) 隊副什麼事？

黃： 叫老十到這裏來！

劉： 是。(下)

老十 (上) (唱「二六」) 劉尖嘴剛才把我喚，他曾說隊副有話談。(問) 隊副，叫我來有什麼事情？

黃： (伴怒拍桌) 看看看，你們三青團員是幹什麼的？！(給信) 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十： (看信莫明其妙地) 咦？李清，這是趙志良他表弟麼，這，這幾年在前方隊伍裏邊麼，這，這封信從那裏來的？

黃： 你才是有眼無珠！不看？上邊明明寫的從山西來的！



十：（又看信）山西來的？這封信上沒啥麼？

黃：哼，沒啥？……

十：哦，對了，對了，這咋寫的李清到游擊隊裏邊了？

黃：哼！你一點消息都沒有，虧你還是個組長哩！這游擊隊就是八路軍，八路軍就是共產黨，共產黨給趙志良來的信，他們互相來往有信，你說趙志良不是勾結共產黨？昏頭昏腦的！

十：看，除副，你還想我哩，我早說過啦，嚇人路數不對，把他換掉，這個保長還是你當上，把他撤職！……

黃：撤職就算完啦？

十：還把他抓起來！

黃：對！我叫你來就是爲了這事情。明天派幾個可靠的三青團員，把這封信帶上，把趙志良抓了，送到縣上蔡縣長那兒去，你負責！

十：（猶豫地）噢……你……你叫我……

黃：你怎麼樣？

十：我……！我……！

黃：你就不能去？肉頭雞！（註）

十：不是，不是，我是因爲明天還有其他的事情……

黃：其他事情，不敢放下？這是黨國大事，你知道不？

十：是是是。（脫帽鞠躬如也地）

黃：有人問，你就說是上邊的命令！

十：是。（立正）

黃：快去！

十：（又應了一聲）是。（下）

黃：噯好呀！（唱「二六」）大事已經安排定，笑在眉頭喜在心，趙志良上縣送了命，我和玉梅把親成。（下）

（註）「肉頭鷄」——關中土語，即「膽小鬼」之意。

## 第十五場 捕保

(在村裏街頭)

楊萬玉(上)(唱「二六」)這世道叫人想不通，軍麥未完又派丁，適才問保丁把我找，却怎麼又給我派了一名！

唐：(上)老楊，老楊！

楊：哎，唐老先生，我正找你咧，你往那裏去？

唐：哎，我也真是夜個(註一)給你說那個話，我再找保長商量商量。保長的意思嘛，總想叫娃九月間過門，因為九月是個利月。

楊：哎，不行！不行！好唐先生哩，旁人不知道，你還不知道嗎？說個去人的話，我一家人現在是貓吃糖菓，在嘴上刨咧，還過得起事嗎？咻不知咋搞着哩，保上又給我派了一個壯丁。唐先生，我想，你到我親家那兒去，給我問問。

唐：好，那咱倆一同去！

楊：哎，你去就對啦，我去也不好說。

唐：還是咱倆一同去，你去提出來，我給你「開幫」。 (註二)

楊：好好好，哪咱二人一同去了。(唱「二六」)楊萬玉來心難受，人窮只得把臉丟。

唐：(唱)兒女親家應照顧。

楊：(唱)這件事叫人真發愁！

(兩人繞場一週，已到趙志良門首)

唐：(向內叫)趙保長在家嗎！

趙志良(上)：噢，唐先生；親家你也來了，快坐·快坐！(向內叫)玉梅！(梅內應：「唵！」)你

燒壺茶端來！(梅內應：「對！」)

唐：算了燒啦。我還怕你公事忙，不在家。

趙：唉，保上聯事，我也準備不幹啦。親家今天也來了，咱那件事情你和親家商量了沒？

唐：商量倒是商量了，老楊也困難，還是緩到年底再說。

(正在此時，劉尖嘴上)

劉尖嘴 保長，上邊有公事叫你哩。

趙：你去，我這裏有客，等一會就來！

劉：不行！不行！現在就要去咧！

趙：你去！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劉：(生氣的下，接着又引老十、三青圍員甲乙上)把他給我網了！

(三青甲乙撲上去綁趙)

趙：(急)什麼事要綁我？

玉梅 (這時端茶上，見情一急，嚇得把茶碗摔在地上，忙撲上前去扯住父哭喊) 大呀！大！……

(劉尖嘴把玉梅推開)

唐：什麼事，你們就綁人！

劉：上邊的命令。拉走！

趙：(氣憤地)劉尖嘴，你是個喻示西！隨隨便便綁我咋啦？

劉：縣長有電話來叫把你送到縣上去！

趙：(掙扎着問)到底什麼事嗎？

劉：(冷冷地)你做的事，你自己知道！

十：(裝作不聲不氣地)保長，既是縣長來的命令，你還是去吧！

趙：(唱「上揮帶板」)老十賊休得再多嘴，你們狼狽爲奸把我欺，有朝一日我不死，抽兒的筋來剝兒的皮！

十：(老羞成怒了)拉走！

(趙被拉着繞場跑，唐，楊，玉梅在後趕着，叫喊。這是從街上經過，驚動了村裏衆人——)

周老漢，邢老七，劉財，貴寶，羣衆甲乙丙丁等上)

衆：(同質問三青團員等)「爲什麼要綁趙保長？」「什麼道理？」……

唐：劉尖嘴，保長究竟犯了什麼法，你們要講個明白！

周老漢：難道你們一點王法都不講，說不出個道理，就不准拉人走！

（玉梅又撲了過去，抱住父哭喊：『大呀！……』羣衆漸漸逼近劉尖嘴等）

十：（對着衆人）縣上來的命令叫抓他的，你們少管閒事，小心自己吃虧！拉走！

衆：（攔住）『講不出道理就拉不成！』……

十：（拔槍欲放，向羣衆示威）不准動！……

衆：（咆哮了）『你講不出道理，還想拿槍打！』『不讓拉走！』……

黃尤：（上。見羣情激昂，便假裝好人，急上前阻止老十）噯，老十，老十，不要這樣子！這是幹什

麼啊？

衆：（你一嘴，我一嘴地質問）『隊副，保長到底爲了啥事情？』『保長是個好人！』……

黃：好人倒是個好人。縣上來的命令要抓他，連我也不知道究竟爲了啥！大家好意要救他，我很贊

成！不過這件事到這裏糾纏，不能解決問題。

衆甲：那我們到縣上去遞個公稟，把保長保出來！

黃：對了，這樣才合手續，也犯不着在這兒和我爲難。趙保長在這兒和我幹事多年了，我一定想辦

法把他救出來！大家不要擔心，完全由我負責！

趙：（咬牙切齒不以爲然地）哼……

唐：這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我也同意。再麼，我還可以給我老二寫一封信，叫他問問縣長，到底

是爲了啥？保長，看你還有什麼話，給我們講。呵，你親家楊萬玉也在這兒。

楊：親家……

趙：唉，我的親家——（唱『拉捶搖板』）未曾開言淚滿面，叫聲親家聽心間，我當保長一年半，料想不到遭此冤，這番被他捕進縣，不知何日才回還，玉梅女兒年紀小，望親家耐煩多照管。回頭來再把鄉鄰喚，志良有言說一番：衆人好意搭救我，若不死將來報恩還。

楊：（唱『二六』）親家不必細叮嚀，你的話兒我記心中，玉梅好比我自己女，定待她如同我親生。

十：（喊着）快走！快走！

（玉梅又撲上前痛哭，楊萬玉拉住玉梅。）

劉：我往跟前來送命呀？拉走！（與老十、三青甲乙押趙保長下）

（衆人往下看，玉梅把楊萬玉手攥開，哭着拚命追下。衆人也追下場。又把玉梅拉回來——  
上場）

衆：（向玉梅撫慰地）「不要哭，大家明天到縣上遞保狀，把你大保回來。」……

（衆人生氣的再往後場一看）

楊：唉——（唱『苦搖』）眼望着親家被拉去，

周：（唱）兇多吉少料不祥，

唐：（唱）我這裏立刻寫保狀，

衆：（唱）明天請願到縣上。

唐：老楊，你看事情已經鬧成這個樣子了，趙梆子賣菜去了也不在，我看你還是把娃引到你家去。走，我也送去！

楊：好，玉梅，走！

（楊萬玉同唐先生引玉梅下，周老漢等衆人亦跟着下）

黃：

（見羣衆走了，馬上現出猙獰的面孔來）簡直要造反，他們還要到縣上去保人？好，我馬上給武連長寫一封信，叫你們看一看！（急下）

（註一）『夜個』——關中土語，即『昨天』之意。

（註二）『圓幫』——關中土語，即替人幫忙把事情給說成的意思。



## 第十六場 找友

(在馬家嶺朱登魁家)

榔子

(急上)(唱「緊擰頭」)我大哥受冤屈被押進縣，我心中好似滾油煎，急急忙忙往前趕，見了那王二虎細說根源。(扣門)開門！開門！

(王二虎朱登魁聞聲急上)

王：

(先警惕地在門內問)誰？

(朱拔出手槍警戒)

王：

(又追問一聲)是誰？

榔：

(在門外)是我。

王：

你是趙志英？

榔：

呵，是我，二虎哥！

王：

你和誰？

榔：

我一個，快開門！

(王開門，梆子進，朱收槍出外巡視見無人，進關門)

王：志英，你怎麼跑的滿頭大汗，有什麼事情？

梆：我哥叫人逮捕了，送到縣上啦。

王：(警愕地) 唵，爲了啥事？

梆：不知道，我早上賣菜去了，回來時，人已經被帶走了，聽人家說，黃尤那狗畜的說是縣上的命令。二虎哥，你看咋辦？

朱：(拳頭一揮) 擡！我們去半路上把人搶回來！

梆：人家早都到了縣上啦。

王：到了縣上，咱也得想辦法，那裏也有咱們的眼細。你回去，待在家裏，拿穩一點。我和朱登魁馬上到王家莊子去，打發人進縣去想辦法！

梆：有的人還說要到縣上去遞保狀哩。

朱：(火性脾氣，說話直慙) 遞保狀？毬也不頂！

王：天也快黑啦，我們快走！(對梆) 志英，你先回去！

梆：好！(下)

王：(對朱) 咱們走！(二人同下)

## 第十七場 路遇

（這是黑夜。在野外。）

丁棟

（內唱「介板」）今夜晚烏壓壓漆黑一片，（惊慌的上，跌倒，又爬起來，奔下）

（朱登魁同王二虎從下場門上，兩人表現出機警的樣子。風在「呼！呼！」的吹着。——他倆是在從王家莊返回來的路上，低一脚高一脚的，急急忙忙的趕路，——又由上場門下）

丁棟

（惊慌地又上）（接唱「介板」下音）楊丁棟拚死命逃出城關。風凄凄夜茫茫心驚膽戰，腰又疼腿又軟難以進前。一路上又恐怕有人追趕，昏沉沉迷了路該向那邊？！

（丁棟正在慌不擇路的時候，忽聽前邊有人說話的聲音）

朱：

（在後場，對王說）跑快一點，那邊像是有人！

棟：

（聞聲也大吃一驚）哎呀不好，後邊有人追來了！（回頭就跑）

王：

（同朱上）哎呀有人……快從這邊走！（繞場一跑，又碰着丁棟）幹啥的？

棟：

（駭極）哎呀……（又跑）

朱：

（大聲喊）站住！

## (丁棟嚇得膽戰心驚)

王：你是誰？半夜三更，在這半路上幹什麼？

棟：（唬得嘴都講不出話來了）呵……

朱：（聞聲懷疑地）你是誰？聲音好像很熟？

棟：我……我……

朱：（聽對方聲音很熟）哦？好像是丁棟的聲音？

棟：（亦辨別出對方的聲音來了）是我……呵，四舅……

朱：哦，你怎麼跑這裏來啦？

棟：舅，原來是你，我當是人家追我來哩！

王：（莫明其妙地）這是怎麼回事？

朱：是我外甥，楊家堡子我姐家姊妹！丁棟你怎麼半夜三更的跑到這兒來？

棟：我……我……

王：咋個像嗎？這娃你說呀！

棟：唉舅父，你聽我講來！（唱「苦搖板」）近日來停了課學校吃緊，黨部裏強迫着學生從軍，同學們都不願拿起反對，一個個背包袱要出校門，王校長生了氣一個不允，衆同學沒奈何議論紛紛。忽聽得岳父押進縣，唐二叔與我把信傳。他叫兒趕快離開校，恐此事對兒有牽連。無奈了今晚人睡定，偷翻校牆逃命還。

朱：（唱「帶板」）聽罷言來膽氣炸，咯瞪瞪的咬鋼牙，狗官若犯我的手，剝皮抽筋把心挖。

王：（唱「搖板」）這件事叫人真可恨，官府裏處處欺壓人，趙志良無故被陷害，叫唸書娃娃也從軍。（白）丁棟，我們剛從王家莊子回來，已經派人明天進城打聽你丈人的消息。我看你還是不要回去，就先住在你四舅家裏。

朱：他媽的！這些事都是黃尤翁的鬼，我看他血筒子可脹了，咱們今晚先去保上，把狗官的血給放了。

王：（沉着地）不能！不能！待幾天再說！

朱：（咬着牙，把袖子一挽）扇子！……

王：嗷老弟呀！（唱「搖板」）老弟莫要太着急，明天先去探消息，趙志良押在監獄裏，冒然行事沒有益。打死黃尤莫說起，恐對志良更不吉。你外甥先藏你家裏，千萬莫叫人知悉。來來來趕快回家去，你我大家再商議。（齊板）

（三人同奔下）

## 第十八場 接信

(在連部裏)

武橫

(是剛洗過臉的樣子，拿着熱手巾，一邊擦着臉，慢慢上，喊着) 萬虎！萬虎！萬虎！

萬虎

(上) 連長，做啥哩？

武：

媽的！要你吃肉哩！臉都洗了，爲什麼尿壺還不倒？

(萬虎下。武走到桌前，拿起鏡子照着。萬虎一手端着盆，一手提尿壺上)

武：

(見情) 呸！你他媽真懶貨，爲什麼不倒了一樣，再倒一樣？

(萬虎便忙把尿壺放在地上，先把洗盆拿端去倒了，再上來把尿壺提了去。

這時武橫把撲粉撲了一臉，還未擦勻。)

姚排長(上) 報告！

武：進來！呵，挑擔(註)來了，坐下！坐下！

姚：哎呀，好我的擔子一哥哩，看你臉就像驢糞蛋糊上霜啦。

武：嚟，這還沒擦勻哩麼。

姚：哎呀，昨天晚上該把雞過飽了吧！

武：（恬不知恥的）哎呀，小傢伙不叫弄，把人熬的，出了一身汗，還沒弄得成！沒等火起床號哩，就把雞放走了。

姚：對了，從今後再不敢弄這事了，人家叫娃他哥在榆林部隊上當連長着哩，跟咱一樣，也是弄槍桿子哩。

武：（自高自大地）噯，屁也不頂。他是雜派軍，咱是中央軍，我把你妹子弄了，他把我看兩眼半！

姚：（稀稀拉拉地）唉，你弄這事對我不利。

武：（眼往大一睜）怎麼可對你不利？

姚：噯，我說一句丟人的話哩，因為我給你往連部裏常常拉女人，叫我老婆罵我是皮條客。

武：（下流地開着玩笑）這又沒沾上她的毛呵！

姚：不是，你想你一胡弄，叫人家她姐姐在家裏守空房，人家當然不願意！

武：只要我有錢有勢，我想弄誰就弄誰，看他誰把我怎麼樣？

姚：（上）連長，連長！你昨天弄下這些大煙，跟雞屎一樣，高低燒不到一塊！

武：（從萬虎手中接過大煙一嚐）呸！呸！呸！這他媽的比狗屎還臭麼！（擲在地上）姚排長，乾脆給我再賣幾件！

姚：哎呀，好我的「擔子」哥哩，我看你臥聽錢不想在廟上安了。

武：怎麼啦？

姚：（有點寒心）哎呀，你已經賣了好多件啦，像這樣再賣下去，士兵們都沒槍背啦，短不了要背棒子。上邊知道了，你還得活？

武：不要緊，我給你說，上一次咱們到邊境上住，進攻共產黨的時候，本來只叫人家奪了一挺機槍，一把盒子，三支手槍，後來我給上邊謊報了兩挺機槍，三把二十粒盒子，七支長槍。你還是……

姚：對對對，我給你打聽一下。

武：那你就趕快去。

姚：（忽然記起）噯，還有一件事，你知道最近咱們的壯丁賣不出去，是什麼原因？

武：（反問姚）什麼原因？

姚：據我和道的，是黃尤那狗東西跟咱爭着做生意，搶咱們的行哩。你想，他們一個壯丁，只賣四萬元，這，這比咱們少下一萬麼。

武：好，搶老子的行哩，老子非好好教訓一下他不可！姚排長，去，給我帶黃尤馬上叫來！

兵甲（急上）報告！黃尤送來一封信！

武：（接信）好，你先下去！（兵下，武看信笑）嗯……姚排長，黃尤說他們那一保的老百姓要到縣上去請願，叫咱當壯丁着抓回來。

姚：那是不是還要去叫黃尤呢？



武：那就不了，這個事情緩幾天再說。

姚：反正黃尤賣的壯丁，老百姓交來，咱們不收，要給他拉下去「對」。

武：那是當然的。你趕快帶上一班人在路口等着，不管老的少的，一齊給我抓回來。

姚：對。

武：噯，還有，挑選些年青小夥子，就撥在連上當兵，把那些死娃病老漢，乾脆拉出去再賣了。

姚：好好好。

（兩人各從一門下）

（註）「挑擔」——關中土語，即兩人娶同一家姑娘（親姊妹），該兩個男的互相稱呼

爲「挑擔」。

## 第十九場 亂抓

(在野外)

(羣衆六七人上)

羣甲

唉，如今這政府就不講理，硬說咱保長是勾結共產黨！

羣乙

不管黨不黨，人家總是好人。……

(這是請願的老百姓，他們一面走着一面說着心裏的話)

(突然，姚排長帶四個兵士奔上)

姚排長(向老百姓喊) 站住！幹什麼的？

衆：(見情天色的，你一句，我一句地說)「我們是上縣遞公裏的！」「我們是請願的！」……

姚：什麼「請願的」？明明是逃兵，綁起來！

(兵士們應聲撲上前綁衆百姓)

衆：(大駭，亂叫)「哎呀，老總，我們是好百姓，爲什麼要綁我們？」……

(在這亂呼亂喊的一霎那，有幾個眼明腳快的羣衆乘機溜走了)

姚： (命士兵) 拉了走！

兵們 (將羣衆推掖着) 走！走！走！ (打衆，衆哭叫)

兵甲 啞，莫忙，後邊還有幾個。

兵乙 毬，老的鬍子都白啦，要他幹什麼？

兵甲 啞，那咱前天拉了那個老漢，還不是給他把鬍子一刮，也頂個壯丁哩麼。我拉去！ (奔下，拉

楊萬玉上。)

楊： (呼喊不走) 老總呀，你拉個老漢幹什麼？……

兵甲 你媽！不要喊，走！ (一邊拉，一邊打)

姚： (不耐煩的) 走走走，算了。

兵甲 (蹬了楊一脚) 啞你個媽！……便宜了你……

楊： 啞…… (被放脫，急溜下)

(姚排長與兵士們把請願衆人拉下)

## 第二十場 哭訴

(在楊家壩村東頭)

(劉尖嘴和三青團員甲乙拉旺娃上，旺母在後邊趕上，一把把旺娃拉住)

母：(哀求地)老總，八八八九九給你說了一會了，你咋還要把我旺娃拉去？我老漢沒有在家麼，等他回來了，該到我家出壯了，我再出麼！

劉：不行！這一次的壯了，上邊催得緊的很，馬上就要去，不能等。

三青甲(把旺母推開)滾遠！

母：不行了你把我拉去！(又撲上去拉旺)

旺：媽，你回去……

劉：黨國要的是壯了，不要嚇老女了，你給我滾開！

(劉尖嘴把旺母推倒，三青甲乙喊着「走！走！」拉旺娃下。)

母：哎呀，天哪！(唱「浪頭帶板」)我的兒叫保上拉了壯了……我的兒呀……老頭子這時候不回家中，掙扎坐路口將他等，等老頭回來說分明。

楊 (內唱)。(「介板」)恨軍隊行霸道太得無理，(上)無故的欺百姓毫無來由，打的我渾身疼心

怪憤怒，窮漢人那一日才能報仇？行步兒來到了村莊東口。

母：(見楊，急)(接唱)咱娃娃叫保上拉了壯丁。(繞板)

楊：(歇斯提里的喊)怎麼？娃娃叫保上拉了壯丁？

母：(急)是的！是的！

楊：(唱「浪頭帶板」)聽罷言把我的心急壞，罵一聲黃尤賊實不應該，僱壯丁我把家產賣……我把你害人的賊！……窮人多難又多災。把兩個壯丁我僱過，到今日叫我怎安排？(氣

得兩手直戰)旺娃媽，你回去，我尋他黃尤去！

母：(哭喊着)我也去！他不叫咱旺娃回來，咱老兩口子給他拚命！

母：你不能去！你……你還身子不空麼，老糊塗……

母：唉！(歎了口氣，無奈地下)

楊：(唱「介板」)聽說旺娃被送去，全家人吃穿把誰依，叫人越想想生氣，我要與黃尤見高低！

(奔下)

## 第二十一場 催丁

(在保公所裏)

黃尤 (上) (唱『花音搖板』) 這幾日只覺得精神怪蕩，吃酒嫖賭好喜歡。趙志良被我送上縣，管叫他有命也難全，衆百姓不服去請願，自尋苦惱找麻煩！我暗中給武橫把信轉，把他們當逃兵抓進營盤！

老十：(上) (唱『二六』) 奇怪奇怪真奇怪，請願的人兒沒有回來！(叫) 黃隊副！黃隊副！

黃尤：(瞪了老十一眼不理) 啣……

十：(見不理，恍然大悟) 哦，如今成了兼保長！黃保長，我跟你說，那些請願的不知被那個筒子客把風漏了(註一)，叫武連長都抓去了。

(老十這句話無意中正刺中了黃尤心病，黃尤大爲不滿)

黃尤：(便給了老十一個橡皮釘子碰) 抓去就抓去了，與你屁不相干！

十：(面紅耳赤地) 呵呵呵，(猶不明黃尤爲什麼要給他釘子碰。只得又轉變話題) 黃保長，聽說你把旺娃嚇幾個又抓來了？

黃：抓來啦。

十：（阿諛逢迎地）那玉梅……就不成問題啦……

黃：（笑着洋洋得意地）……爲了啥……

十：黃保長，塵鋒蝕，前一次實了……又跑回來啦。

黃：回來了好。又賣麼。

楊：（急上）（「唱」緊帶板）趕保狀路上挨了打，黃尤又把旺娃拉，我忙到保上去說理，看他

拿何言對我答。（喊）呵，黃隊副……

十：什麼「隊副？」現在要叫「保長」！

楊：（指着黃）你……你簡直不要我活了麼！……

黃：混蛋！誰不要你活了？……

楊：我給你花了幾次錢，爲什麼又把我旺娃拉來？你把我的老命要了！我和你拚了！（撲上去，抱

住黃尤腿，老十又拉開）

黃：（轉場跑避，手指點着）你……你——少要死狗！你……你……這是委員長的命令，國家大

事！你……你……（把桌子一拍）今天非要本人不可！（急溜下）

十：（忙拉住楊）不敢！不敢！千萬不敢這樣？事情嘛，像你這樣冷硬的弄，把事情越弄越糟了！

楊：哼，瞎了？我就不想好了。

十：噯看看看，噯噯噯，這也不像話嘛。你也這樣大的年紀了，咱只要有人在，人常說：「留得青

山在，不怕沒柴燒」。還是另想個辦法把娃弄出來。

楊：想個辦法？我再沒有辦法好想了。

十：哎看你，公家的事嘛，你還碰得過去？再說，咱旺娃還在這裏押着哩。再「吱吭」（註二），小心自己人吃虧！依我說，看，還是想個辦法……

楊：我現在一點辦法也沒有。

十：你看，其實這裏倒有個人，幾家都爭着僱哩，老楊，我跟你說，這事情我能辦。

楊：僱人？我當下連一個錢也沒有。

十：毬，你沒錢，只要四萬元，看誰跟誰哩麼。咱還把你「籬」住了（註三）？我給你暫且墊上。

楊：哎呀……（猶豫地）

十：錢，你遲幾天給我交，都不要緊！

楊：（無奈地）只要僱下的人保險，咱就只丟幾間房了，賣了給你還。

十：人是沒「亂」，保險着哩！我給你叫來看看，（向內叫）慶絳蝕！

慶絳蝕（上，打了個呵欠）做啥？

十：嚟你再給旺娃頂一次壯丁去！

慶：（麻膩地）咱不想弄此事了！

十：咳，毬！老楊又不是旁人，看，（與慶握了握手）就當這像，去去！

楊：那我旺娃，我要引回去。



十：那還用說，我給你叫去。廖絳餓，你先把你的行李拾掇拾掇，你就跟老楊到鎮公所去！

廖：（淡啞拉笑）對對對。（同老十下）

楊：唉！（唱「拉捶搖板」）又是恨來又是難，從那裏能弄四萬元，咬牙我把老蔣怨，把百姓當作  
 韭菜園，割了一遍又一遍，出了錢來又要錢，出不完的軍麥和雜款，把百姓不住用繩拴，軍隊  
 政府似磨扇，直壓的百姓力盡血汗乾，無奈何我只得賣家產，只要我兒能回還。

廖：（上河南腔）老楊，走！

楊：莫忙，我要同我旺娃一同回去！（向內叫）旺娃！旺娃！

（後場老十喊：「老楊，這不是你旺娃！」）

旺：（上）爹，你來了！

楊：我來了，你媽在家等你哩！

旺：（打量廖）爹，你是不是又僱了個人？不能，不能！我知道咱家窮的僱不起。

楊：你不要管！你不要管！我有辦法！

旺：不不不，我不回去！你……你……

楊：兒呀，說你隨爹一同回了。（唱「拉捶搖板」）父子們雙雙淚滿面，這也是出於無奈間，你不  
 回家全家散，花了錢你還能賺錢（註四）。你我此地莫久站，也免得你媽把心擔。

（楊引旺下，廖也跟着蹣跚地下）

(註一)「筒子客」——土語，最下流的罵人。「把風漏了」——即是把事情暗中給惹惹壞了。

(註二)「咬吭」——即三心二意。

(註三)「箍」住了——「箍」在此讀「古」音，即事情不好解決，把人難住了。

(註四)「贈」——音贈，在此作「賺」字講。

## 第二十二場 同路

(在野外。)

梆子

(上)(唱「搖板」)我大哥不聽我相勸，當保長果然有今天，王二虎派人去打探，才知道押送到西安。我兄弟手足難見面，叫人又氣又惱又心酸。無奈何我只得回轉家，何一日才能報仇冤？恨黃尤把我的牙根咬斷。

唐靖修

(低頭沉思地上)(接唱)把壯丁不該給我攤。(絃)

梆子

(與唐恰恰碰了個照面)唐先生，你到那裏去？

唐：

我給人家儼壯丁去，你到那兒去來？你哥那事，這一晌怎麼樣？

梆子

唉，不能提！叫人家送到西安勞動營去了，以前我給他說，把黃尤趕走，不然就不要幹，他總說人家是西安派來的，又是縣長的親戚。到現在果然吃了虧。

唐：

唉！如今這年頭，是小人當權麼，我老二在縣上，平常就對政府的濫攤濫派不滿意，縣長早就對他懷恨在心，這次又爲你哥那事，他說了幾句公道話，就叫人家縣長撤了職；黃尤因玉梅那事，對我也懷了恨，這次硬逼的叫我要出個壯丁。

梆：這些傢伙真逼的人沒辦法。

唐：唉！鳳凰落架不如鷄麼，有啥辦法？我到鎮上給人家僱個人去！

周老漢（噙着煙袋，唉聲嘆氣的上）唐先生，你上那兒去？

唐：給人家僱壯丁去，你到那兒去？

周：唉，跟你一樣。

唐：你牛兒不是把指頭斷了嗎？……

周：把指頭斷了還不濟事，早上劉尖嘴硬要拉我去頂，我都四十七的年紀了，他還要給我算個父子兵。沒辦法，給人家僱個人去。聽說鎮上有個專意賣壯丁的司令部麼，嘛究竟是誰搞的？僱下的人保險不保險？

梆：（插嘴）哼，誰搞的？你還不知道！是軍隊上把自己的兵換成便衣，當壯丁賣給老百姓，老百姓又交給鎮公所，由鎮公所又交到軍隊上，軍隊上的人回來了，又放到「壯丁司令部」去賣。反正是爲了弄錢。

唐：唉，聽說在「壯丁司令部」僱的人保險，我們倆還是一同走吧！（與周下）

梆：唉！（唱「搖板」）僱丁的人兒千萬，隊伍上賣人賺大錢。說什麼派了爲抗戰，分明是層層剝削把人殘！（轉「介板」）行步兒來到了城壕岸。

旺：（急急忙忙的跑上，恰巧碰上了趙梆子）（接唱）趙二叔你千萬莫要回還！（白）你還在這兒呢，快走！快走！快走！千萬不敢回去！

柳：

(驚問) 咋咧？

旺：

人家黃尤派人到處尋你哩！

柳：

尋我哩？啥事？

旺：

哎呀，黃尤這一响越兇咧！恐怕沒好事，你不敢回去！

柳：

(淡淡地笑了笑) 不怕，看他還能够兇幾天！你到那裏去？

旺：

咱這一帶，這幾天隊伍上，亂抓壯丁呢，我爹叫我到馬家嶺我舅家那兒去躲幾天。

柳：

呵，我剛從那兒回來，既然村裏不能待，那我也只好再去那兒躲躲再說！

旺：

一同走，一同走。

柳：

好！(唱『搖板』) 有錢有勢的哈哈笑。

旺：

(唱) 窮漢人個個哭嚎啕。

旺柳：(唱) 軍麥壯了不住要，死的死來逃的逃 (同奔下)

## 第二十三場 壯司

(這便是武連長的隊伍自己開的所謂「壯丁司令部」，且看一看這裏邊的人物吧。)

(兵甲——即獨眼龍，兵乙——即王得龍上。都穿着便衣)

兵甲 (生氣地) 我不要！我不要！

兵乙 (在後邊追著，勸說地) 看，獨眼龍，何必生氣咧，拿上！拿上！(把手裏兩千元的鈔票硬塞過去)

兵甲 (接過鈔票，看了看) 哼，真把老子氣死！老王，這兩千元給咱，打酒喝不醉，買肉吃不飽，你還是給我退給姚排長，反正今後我也不幹這號子事了！

兵乙 看看，不幹也得先把這兩千元收下，嗜好人家總是個排長，怎好與他一針頂一線的吵哩？他剛才被武連長叫去喝酒去了，叫我給你把錢拿來，勸勸你。

兵甲 (把眼一眨) 勸我？……

兵乙 老實說，我比你還吃虧，叫人家把我當壯丁賣了五回，只給了我一千五百元，你倒有兩千

兵甲 哼，兩千元！給人家買壯丁的當兒當孫子，才得兩千元，真沒有意思，我在封鎖線上的時候，只要到邊區走一趟，別說拉牛拉驢，就只撈他幾隻雞，也不只兩千元啦。何況，我這隻眼，打共產黨帶了花的，口口聲聲說優待我，可是把我賣了六回，只給這兩千元，這算什麼雞巴毛的優待？！

兵乙 哎，真的！還是在邊區封鎖線上幹起來痛快，不過武連長既然把咱調這來，幹這號子活了，也不能違抗命令啦。獨眼龍，看……

（乙拉甲在一旁勸說着）

姚：（醉醺醺地上）（說快板）剛，剛，剛才碰見武連長，請我喝酒把事商，西鳳名酒喝了個美，粉盤羊肉味道香，飲酒中間他高興，口裏不住把我來誇獎，他言說：『姚排長，只要你好好忠實幹，昇官發財咱幫忙！咱幫忙！』……

兵乙 姚排長，你回來了？

姚：怎麼樣？獨眼龍！王得龍把錢給你了把？

兵甲 嗯……姚排長，我要求要調回封鎖線上去！

姚：哦！……哎，看你這人！上邊爲了你打瞎了一隻眼睛，才優待你，把你從封鎖線調回來。你……你咋……。

兵甲 我也知道上邊優待我。只怕人家把我當壯丁僱去了，交到河防部隊，開到前方去打日本，那就糟啦！

姚：你真是個傻瓜，咱這裏的壯丁，人家僱去了，那一回不是交給武連長接收？絕對不會調到前方去打日本，你放心！

兵乙（把姚拉到一旁說）咱這裏的人，老百姓僱去又交回來，他並不是不知道，他是嫌你給他的零花太少了。

姚：太少？……好東西！……

（姚顯然地已有八分酒意，忽然打了一個噎，覺得頭有些暈，便在靠桌旁的椅子上坐了，用手指挑着牙縫裏的肉絲，扳着含怒未放的面孔，注視着獨眼龍）

（周老漢與唐先生上）

周：（在門口問）噢，你們裏邊有人嗎？

兵乙（出門招呼）哦，裏邊來，裏邊來！

（唐與周同進門）

唐：聽說你們這兒有「象」麼？……

姚：老頭子，你們做啥？

周：聽說……聽說你這兒是……是「壯丁司令部」麼？

兵甲（急插語，跳皮地）什麼「司令部」？司令部在西安哩！

姚：獨眼龍，你！……你！……老頭子，你找「司令部」做啥？是不是僱壯丁？

周：是是，我聽人說你們這兒……



姚：對了，對了，老頭子！看，（……把衣袖伸過去，與周捏了捏手）就是這些，實價！人又保險！

周：能不能少一些？五萬元太多了麼！

姚：少？要少你到別處僱去！真是……

周：唐先生，你看，楊萬玉前天在保上僱人，才四萬元麼……

姚：（冷笑）保上？誰在保上僱的人誰「招騙」，……不保險！

唐：老周，算了，僱下，只要這裏僱的人保險……

周：僱你這兒的人，不會出亂子吧？

兵乙：看這老頭子些，只要在咱兒僱的人，走遍天下，也不會出亂子！

（周唐交了錢）

姚：獨眼龍，你道回去吧！王得龍，你也去罷。

兵乙：沒關係，沒關係！我去！

兵甲（裝病）：我現在肚子有點疼……哎呀……哎呀……

姚：哈！媽的！真跳皮！接接接，（給了一張票子）先買兩個棒子抽！（註）

兵乙（拍着甲的肩）：拿上，拿上，走走走！

姚：老頭子，把你們娃的名字，幾保，幾甲，門牌幾號，告訴他，帶到鎮公所去交就對了。

唐：好好，走走走！（與兵乙下）

兵甲 (猶不滿足地) 排長，回來再給我……

姚： (不耐煩地) 對對對！你先去！

(兵甲做了個鬼臉，下)

姚： 哈哈，死愛錢！(看了看票子) 噯好呵！(唱「二六」) 這種生意真巧妙，私賣壯丁把錢撈，先給連長交一半，留下一半進腰包。

(姚因為醉意已深，他的脚步不免有點踉蹌踉蹌，下)

(註)「棒子」——是指大煙熬熟後，用竹筍纏包成的一個一個的小棒子。

## 第二十四場 磨麥

(在楊萬玉家)

旺媳 (上) (唱「苦搖」) 前夜晚人睡定月照窗外，我的娘生了一個男孩，娘有病娃缺奶家景衰敗，老的哭小的叫實在傷懷，家無糧老爹爹出外去借，到這時却怎麼不見回來？

玉梅 (下) 嫂嫂，嫂嫂！唉，媽餓的「習習」(註一)的啦！夜個才喝了一點拌湯，今天到現在水米還沒有搭牙哩！咋辦呀麼？

媳：爹一早就出去借糧去了。

梅：快晌午了，怎麼還不見回來？娘哭的暈過了好幾次，娃也餓得「咯哇！咯哇！」的叫喚哩，我哥躲在舅家也不敢回來，唉！……

楊萬玉 (上) (唱「二六」) 年好過月好過日子難過，出一門進一門揭借無門。有糧的財東家不肯相借，願借的却都是沒糧食的人。

媳：呵，爹回來了，弄下糧了沒有？

楊：唉！沒有，聽了早上，一顆糧也沒有借到！

媳：唉，九月莊稼打了幾石糧，就都叫老十裝了租子，現在已經是十冬臘月了，全家幾口人淨吃，這個日子怎過活？

楊：唉，就這……租子還沒有交清。窮人反正不得活！我看人家趙梆子說的那辦法還是對……

媳：什麼辦法？

楊：（猶豫了下）唉！……不提了！不提了！

梅：我媽餓的哭咧，娃也沒奶，……（拭淚）

楊：唉，莫哭！莫哭！我還有「台」下幾升麥子……

媳：那裏來的麥子？

楊：你們都不曉得，我老早就想到你媽要坐月了，我偷偷「台」下這五升麥子。今天天氣很冷，總不會有誰來，就快些給你媽磨了。玉梅，你去把院子門關上！

（楊萬玉提出麥子，媳婦和玉梅取簸箕、掃帚，正準備把布袋的麥往簸箕倒，老十上叫門）

老十 楊萬玉！楊萬玉！

（楊等聞聲，立刻慌張起來，玉梅急把簸箕等傢具拿下。楊急得把麥子沒處藏，最後才藏到了桌子底下，又找了娃的尿襠子蓋了）

媳：（小聲地）爹，爹，這是尿襠子！（註二）

（楊給旺媳搖了搖手，示意叫不要出聲，旺媳悄悄地下）

十：（猶在門外喊）楊萬玉！快開門嘛！

楊：（咳嗽了一聲，假裝鎮靜的開了門）哦，十掌櫃來了，請進！請進！

（這時玉梅也從下場門上，哭喪着臉）

梅：大，我媽餓得暈的哭哩，咋辦哩嗎？

楊：哭哩叫她哭去，我還有啥辦法！（玉梅又下）

十：老楊，大天白日的，你爲啥把門關得緊緊的？

楊：沒啥！十掌櫃，這也是數九寒天的時候了，關了門暖和些。

十：怎麼你這磨子上那裏來的尿糞子？

楊：哦，那是我老婆前天生了娃的。

十：什麼娃？

楊：唉……小子！

十：恭喜！恭喜！

楊：咳！喜啥哩嘛？家裏連吃的都沒有。

十：嘻嘻嘻嘻！喜事喜事麼。對你家說來是一件喜事，對黨國說，也是一個喜事麼。三丁抽二，又增

加了一個壯丁。

楊：呃！（愣住了）

十：老楊，前回我給你講的那事，你想對了沒有？（楊不言）想對了沒有？

楊：（知道老十問的是什麼事）哦，那不成！十掌櫃，那不成！

十：你這人真是「捱板」的很（註三）！你家裏現在也窮下這樣了，你要是答應了，人家黃保長還  
會不照顧你？

楊：不成！不成！玉梅算是我家的媳婦了，你以後還是不要提這個話。你也是本地人，何必昧着良  
心，做這些傷天害理的事情！

十：誰做傷天害理的事情？誰做傷天害理的事情？哼，你不答應就算穩了！我倒是好心，念你家窮  
的沒『象』了，你丁棟現在又不知道下落……

楊：我丁棟雖然現在不知道下落，但他以後總會回來的。

十：對了，對了。（陰險地）現在也年盡月滿了，你把那個租子給我弄清。

楊：唉，好十掌櫃咧，我眼目下連吃的都沒有。

十：沒吃的？我不信，我要搜！

楊：好十掌櫃哩，這不能！

十：爲啥不能？（說着便走進內室——下場，楊也趕下場）

楊：（在後台喊）『這不能，要窮人的命麼！』……

（老十拉了條被子上，楊萬玉和旺媳扯着被子的一頭不放，跟上，老十把被子猛一拉，把旺  
媳摔倒。楊又把被子扯住，與老十爭奪好久，老十終於被摔倒。那知剛好倒在桌子底下，桌  
子上的繭子也掉下來了，蓋在他的臉上。不幸的是他的頭却恰好枕在麥袋上了。老十發現是  
麥，忙爬起來，提著麥袋子長吁了口氣）

十： 你沒麥子，這是啥？是哄我哩！

楊： （和旺媳趕緊撲上去又把麥子布袋扯住）這是給我老婆留下的一點，不敢拿去！

十： （把眼一眨）爲啥不敢拿去呢？

楊： （氣得嘴唇亂顫）你這簡直是……比犯了法……還厲害麼！

十： 我收我的租子，還犯什麼法哩？你撒手！你撒手！（一脚把老楊踢倒）

（旺媳忙去扶楊）

十： （把頭一歪）這才三升，還不得够！（提下）

楊： 老十，你『蹩』下，老子和你拚命來了！（趕下）

媳： 噯！（唱『帶板』）一見老十刁麥走，好似涼水澆滿頭，他不顧人家生和死，賽過了強盜和禽

獸！（下）

（註一）『習習』——關中土語，是實在受不了的意思。

（註二）尿襠子——關中土語，是小孩子的尿布。

（註三）『蹩板』——關中土語，是不靈活的意思。

## 第二十五場 破裂

(在保公所)

黃尤 (上) (唱「搖板」) 武連長他對我不講情面，他恨我賣壯丁弄了洋錢，我的人他不要又把臉變，拉下來要對證又找麻煩！(急向內叫) 劉尖嘴！劉尖嘴！

董： 你幹什麼？

劉： 我吃飯哩！

黃： 你就光知道吃！快去給我把這次出壯丁的花戶馬上傳來！

劉： 是。

黃： 還有，哎，在咱這兒餓了肚丁的人，叫他們一定要說是本人，這樣對他們也好。叫快點，人家姚排長還等着咧！

劉： 是！(下)

姚排長(從內出) 黃保長。



黃： 在在。

姚： 叫人去了沒有？

黃： 去了去了，我已經打發保丁叫他們去了。你坐下！

姚： （吸着紙烟，帶諷刺的自語道）哼，國難當頭，就這樣弄哩！……

黃： 姚排長，我覺得我們不必這樣子，這樣就不好了，我和你們武連長是同學……

姚： 我就是奉了武連長的命令，專意下來「對」人來了！

黃： 雖然是武連長的命令，我想我也對得起他麼。

姚： 怎麼？我們還對不起你？你說人家趙保長是勾結共產黨，又叫我們給你把請願的百姓抓了，還還有什麼對不起你？

黃： 雖然是我叫你們抓了，可是也給你們頂了壯丁，對你們也有好處呀！

劉尖嘴（上）報告！

黃： 進來！

劉： 報告黃保長，人家老百姓說，他們的壯丁都是本人，都不願意來！

黃： 姚排長，你看這都是本人，還有「對」的什麼？

姚： 哼，本人？我要到他們家裏去「對」！

黃： 好，你就到他們家裏去「對」吧！

楊： （拉着老十上）走走走，你要我一家人死麼，你不給我麥，我就和你到保上去辦老命！

老十 你欠的租子不給，美的白米細麵的吃哩。

黃：（見情，喊道）楊萬玉！你又吵什麼？這兒軍隊上「對」人來啦。

姚：（即向楊問）老頭子，你出壯丁來沒有？

楊：出來麼。

姚：你姓叫啥名字？

楊：叫旺娃。

姚：好，（向內喊）啞，把旺娃拉上來！

兵甲（內應）是。（拉磨絛蝕上）

（黃尤給磨絛蝕使眼色叫他不要怕，然而，磨總是有些膽怯）

姚：（問楊）老頭子，他是不是你的娃？

楊：（畏縮地）是的。

姚：（指楊問磨）他是不是你大？

磨：（以河南口音答）是俺爹。

姚：放屁？你是河南口音，他是陝西口音，他就是你爹！

磨：（啞啞地）是……的……磨……。

楊：（磨怯地）黃……黃……

黃：（用手示意，叫楊不要說）……姚排長，他是他的娃，叫在河南做過多年生意，不會說本地話！

姚： 嗚！搞什麼鬼？我要到他們家裏一個一個去「對」！

楊： （驚怕）黃保長，這……

黃： （生氣）你怕什麼？讓他到你家去「對」，看他能「對」個什麼名堂？

姚： 好，拉上走！把那幾個也帶上！（與兵等帶廖和壯丁等下，楊萬玉也被拉下）

劉： 黃保長，那咱把人家錢用了怎麼辦呢？

十： （嘴一濕，眼一瞪）毬，管他……！

黃： （指着姚的背影）他媽的！你們公開設「壯丁司令部」就行，我們賣幾個人，沒給你塞錢，就不行？還要拉來「對」，看你能「對」個啥名堂！與我保上屁不相干！真是軍閥！

十： 黃保長不要生氣。我剛才到楊萬玉家要賬去，見楊萬玉老婆生了個小子娃，都幾天啦。

黃： 哦！（見劉在旁）劉尖嘴，你下先去！（劉下）老十，那……我今天又到用着你的時候啦。這次還要你特別辛苦！

十： 爲黨國犧牲，乃是無尚的光榮！（立正姿勢，裝着愉快地笑着）

黃： 一好。今天下午你到楊萬玉家裏去，就說上邊又派下壯丁了，保上按三丁抽二的原則，他家應出一個，這次和往常不同，非要本人不可。他丁棟不在家，可以拿玉梅來頂替，這樣子，他家以後永遠可以不出壯丁，我還可以特別的照顧他們。

十： 哎，黃保長，這個辦法……恐怕那老傢伙不願意拿玉梅頂替。

黃： 那不要緊，今天晚上，你和劉尖嘴，帶幾個可靠的三青團員……（附耳密語）

十：（把舌頭一伸）哎呀……

黃：怕什麼？帶的槍你怕什麼？

十：哦，我倒忘了。

黃：老十，你覺得我對你怎麼樣？

十：你對我的好處那就不能說了。（笑）憑良心說，我這幾年的光景，還不是全靠黃保長關照。就拿出壯了這件事說，我兄弟四個，連一個都沒去！還有……

黃：（急接着說）還算什麼？老十，只要你把玉梅給我弄到手，我給上邊去信，還可以提拔

你！

十：（高興地）這事完全由我負責；提拔那事，就全靠黃保長……

黃：好好好，走，去後邊喝兩杯！

（黃尤拍拍老十的肩。拉手下）

## 第二十六場 對人

(在楊萬玉家)

(玉梅同旺媳上)

媳：(唱「二六」)根老十行事太短見，

梅：(唱)適才間討賬把臉翻，

媳：(唱)正推的麥子被搶去，

梅：(唱)全家人哭的淚不乾。

媳：(唱)手托家門向外看，

梅：(唱)等爹爹回來問一番。

『楊萬玉急奔上，後邊姚排長、兵甲乙帶膠絳蝕趕上』

楊：(未進家門，就先搭聲)旺娃媳婦，咱旺娃回來了！

姚：不准喊！(指媳對膠)她是你的什麼人？

楊：(急插嘴)是他的媳婦！是他的媳婦！

(玉梅見情，急退場)

姚：(對楊)他媽的！誰讓你說？(對媳指廖)他是不是你的男人？

媳：(不好意思地)唔……(見楊使眼色)是……是的！

姚：是的？哼！……

楊：老總，是我的兒子！

廖：(走到楊跟前)爹爹！(向姚)排長，讓我給我爹說兩句話！

姚：說吧！

廖：(給楊暗語)老楊，你給弄幾個錢就過去了。

楊：唉！吃都沒啥吃，還那裏來的錢呢？

姚：(又突然向廖喊)嗨！過來！她是不是你的媳婦？

楊：(急揮嘴)排長，我說了幾次了，是的麼。

姚：是的？哼，好吧，就讓他倆在一塊睡覺，老子要看看真假。

楊：呵——？老總，這可不能！青天白日……不能！

姚：夫妻倆怕什麼？走開！(對兵士喊)來，把他拉在一個房裏。

媳：(急了)哎呀！……(跑下)

楊：(也狂呼大喊)老總，這不能！……！

姚：快點追！(與衆同追下，楊趕下)

## 第二十七場 跳井

旺媳

(這是在楊萬玉的住宅附近一個井泉邊)

(急跑上) (唱「介板」) 狗賊兵後邊將我追趕，嚇得我兩腿軟急跑不前，與其我被賊兵拉住作踐(註)，倒不如跳了井一死淨乾！(聽見後邊姚等喊：「追！追！」快要追上) 呀！賊兵追到，我這裏跳井一死！(跳井)

(姚等追上，楊也趕上)

姚：

(俯井口一看) 哈哈！算了算了，跳了井了，真他媽的沒趣，掃興！掃興！走走走！(同兵等下)

楊：

(氣狂了) 哎呀！你們這些賊呀！把我的媳婦逼的跳了井了，天呀！(唱「介板」) 狗賊兵逼的我媳婦跳井，恨的我楊萬玉哭不成聲，急忙忙回家去收拾籃籠，我再來與鄉隣搭撈屍靈！(奔下)

(註) 「作踐」——即侮辱、蹂躪之意。

## 第二十八場 憤慨

(在馬家嶺朱登魁家裏)

王二虎 (同朱登魁上) (唱「搖板」) 打發梆子去買槍，

朱登魁 (唱) 這時候還不回山崗，

王： (唱) 莫不是上了人的當，

朱： (唱) 叫人時刻掛心上。

王： (低頭沉思地) 這時候……眼看着太陽都落山咧麼，怪他還不見回來，該不是出了啥岔子麼！

朱： (大意地) 沒事，沒事，沙屯那一帶，保險着哩。

王： (更擔心地) 梆子總不會出亂子麼！

朱： 麼了 (註一) 我給咱下山看一看去！

王： (急阻) 莫忙。旺娃一吃完午飯就下山看去了，再等一回，天快黑啦，他要是還不回來的話，我們再去！……



(朱王兩人又坐下小聲的談一些什麼)

丁棟 (上，憂鬱地) (唱「二倒板」) 終日裏住舅家精神不爽，(轉「苦搖」) 身在外不能歸思  
念爹娘，悶悠悠度光陰茶釀不想，我好比荒野裏迷途的羔羊。(截)

朱： 丁棟，你姪子在後邊沒有？

棟： 在咧。

朱： 你叫她燒點湯，烤幾個饅。

王： 算咧算咧，我到你這兒來，就經常叫家裏的受麻煩！

朱： 哎，看你說的哪話！……快去叫做！

棟： 對……(憂鬱的樣子)

王： 哈哈，這多時看把娃熬煎的都瘦了一截子。不要怕，不要怕，只要有我和你舅在，你就把心放  
朗然，他誰還敢把你咋！(丁棟下)

朱： (向着棟的背影瞪了一眼) 毬勢！哎，這娃才膽小的太！那幾天我給教着弄槍哩，都怕的不  
敢。後來我說：這年頭，你不弄槍，自己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這幾天才一幫尖  
咧！

王： 唸書娃娃麼，不慣咱這一套。

朱： 哼，我旺娃比他強，人家膽子就大。

王： 對了，旺娃是個「饑火手」(註二)。那一天，我和他到北王村走了一回，在半路上遇見了

個人，穿的也不正經，見我們過來了，他就急忙跑到路旁，跪下壓哪。旺娃見那人鬼鬼祟祟的，就從懷裏掏出槍來，嚇住那人，不讓動。嚇得那個人連褲子也不敢往裏攪，精屁股粘的端擗擗的，結果，在上一搜，才知道是一個小販子。……

朱：哦，我說麼，旺娃那天回來，見了我，只管笑，哈哈……

（這時趙梆子同旺娃上）

梆子

（唱「搖板」）我大哥當保長遭人陷害，唐秘書說人情也被撤差。

旺

（唱）下決心殺黃尤報仇除害，去沙屯買罷槍轉回山來。

朱

梆子回來了。弄的咋個像？

梆

帶回來兩支二十粒，還是美國造。

王

沒有出啥麻達吧？

梆

唉……（想說又止）買槍倒沒有出啥麻達。沙屯購王十九和姚排長的關係可搞的藏咧！他說，

朱

隊伍上還準備再賣七八件，問咱要不要！還有……（向旺）你給咱端碗水去，我嘴渴的要命！

王

對！（下）

朱

哎呀，二虎哥，不得了了！……

朱

（急掙開）咋噲？

柳：我們那個保上爲了賣壯丁的事情，軍隊上下來找麻煩來了。在壯丁司令部買的人就收下咧，在保上僱下的人不收，人家隊伍上和黃尤犢了氣，把那些壯丁拉到老百姓家裏『對』呢，弄得村裏雞飛狗跳牆的！

王：『對』？

柳：嗯。把旺娃媳婦都逼得跳了井啦！

王：嗯？旺娃媳婦逼的逃井咧？

柳：先不敢叫旺娃知道。我是在半路碰見南湯村貨郎陳榮，他對我說的。我就沒敢給旺娃說。

朱：（拍胸，氣汹汹地）幹！今晚上把這挨毯黃尤不打了，我不姓朱咧！

王：好，今晚就下手，來，擦槍！

（旺娃端了一盆湯，丁棟端了一盤饅頭上）

旺：（見情急問）團舅，你們今晚到那裏去？我也去……

朱：就是要你去哩！飯來了，二虎哥，梆子，快吃！

柳：算了吃啦，我們每人帶上幾個饅頭就行了。

（大家都緊張的擦槍）

朱：（氣得手亂戰）我……齋他媽！

王：（沉着的穩住大家）哎，遇事不敢慌，不敢急！

朱：丁棟，今晚回你家去，跟男二同走！給你幹子說叫把門收拾了，太陽快落咧！

棟：（向內叫）幹子，把門上了，我們走了！

（後場有女人應聲：「呵。」）

王：（把已經擦好的一把槍給旺）旺娃，給，拿！

朱：（把已經擦好的一把槍給棟）接，拿上！

棟：（莫明其妙的）呵？……

朱：（見棟畏縮，生氣的罵）快拿！羞你先人！叫人家把你家弄得家破人亡，你還不去報仇？

旺：（大驚）呵？……

朱：『呵』什麼？叫人家把你媳婦逼的跳了井啦！來，跟男走！報仇！

棟：（狂叫）呵？報仇！……報仇！

衆：走！走！（同奔下）

（註一）『麼了』——關中土語，作『不然』二字講。

（註二）『饒火手』——關中土語，即作事很精悍的人。

## 第二十九場 慘局

(是黃昏的時候。在楊萬玉家裏，放着旺媳未入殮的死屍，跟前點着一盞半明不滅的麻油燈，給人以陰森森的感覺。)

(玉梅抱娃引母上，音樂伴奏着)

母：(走至媳婦死屍前，哭着。)

梅：媽，不要哭咧，不要哭咧，你把我哭的怕的，你越哭我越怕咧！

母：(撫屍)旺娃媳婦！媳婦！我娃不在，你爲啥……爲啥死了！(一個「搵捶子」坐下，滾白)

我哭了聲媳婦呵，媳婦呵！苦命的媳婦！(唱「苦搖」)哭啊媳婦太可憐，爲我家光景受磨難，軍隊公家行事壞，逼你一命喪黃泉，你今一死娘難見，血淚滾滾流不乾。

梅：(也哭了)嫂嫂！……唉！(又扶母)媽！……

母：(滾白)媳婦啊，媳婦啊！你到我家整整幾年，黑地白天，織布紡線，爲了我家光景，叫你受

盡可憐，或男或女，你也沒有丟下一個，公家要壯丁，逼的我兩個娃逃避在外，不知下落，我娃不在家，你……你就走了這條絕路了！我娃回來問我要你，我該怎樣的回答啊……

梅：（仍抽抽的哭著）……

母：（神經質的喊）旺娃，丁棟，你們在那裏？呵？你知道你媽受罪麼？

梅：（掩面痛哭）唉……苦命的我……

老十（披著個皮襖大搖大擺地上）（唱「二六」）到楊家要把玉梅關，給隊副辦事理當然。（叫）

老楊！老楊！

母：他不在家。

十：做啥去咧？

母：（抽抽地哭著說）給她婦買席去了！

十：噢，是買不起棺材麼？哎，你看，老楊可沒言嘴，沒錢我給你借上麼。我家還有一付壽材哩，先拾來用麼，日後我可另做麼。

母：唉！我家窮下這像，她個年輕媳婦還敢睡好木頭，連一頁席都要賒人家的咧！

十：哎，看這……看這……（從懷裏掏出錢）接，這是一千元，先拿上用去，給你媳婦送幾張紙錢。

母：（堅決的拒絕）不要！

十：（自覺無趣）咳咳，不要算了麼。我剛從保上來，人家說你生了個小子，要給你另上門牌，三丁抽二，馬上要你家丁棟當壯丁去哩！

母：（聽罷著急得什麼似的）哎呀，天爺爺，剛生下來這血泡泡，大人沒飯吃，娃沒奶吃，不知還

能活不能活呢，就給我算個壯丁，（抱上娃）這還算個壯丁麼？這……這不得活！

十：（把頭一歪，眼一瞪）不得活？明明這還活着呢麼，死了人家就不要咧？

母：哎呀，這……這還能算個壯丁麼？

十：（指着娃）不要嚇，不要嚇，這一次該你丁棟去咧，人家要了棟呢。

母：旺娃丁棟都不知下落，不知道死了嘛還在哩，唉……（哭）

十：不要哭，不要哭。哎，我看叫玉梅去就頂個壯丁麼……

母：哎呀，玉梅是個女娃麼，咋還能當壯丁……？

十：不是，不是。是黃保長他哥來咧，聽說玉梅炒菜炒的好，到保上去幫幾天忙，可回來麼……

母：（憤極）捶頭老十，你再不要放屁！（撲向母懷）媽！……我……（痛哭）

母：玉梅不能去，玉梅不能去！死也不能去！……老十呀，你……

十：（把眼一眨）我咋咧？哼，玉梅去做幾天飯，就能頂一個壯丁，世界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

哩！……

母：老十呀，你……你是不叫我一家人活了嗎？……

十：看，只要玉梅過去一下，你家的壯丁就可以免了。不然你丁棟不在家，三丁抽二，你家不去……

個人還能成？一會人家派人來拉……你不要請酒不吃，吃罰酒！

母：（氣極）呸！……

梅：媽……我……（抽噎痛哭）

十： 哼，真她媽……瞎不知好不知，拉到槽裏草不吃！（下）

母： （自語地）三丁抽二，三丁抽二，……玉梅，我娃不要哭了，媽死也不會讓你去的，你放心！

（哭不成聲）……你給媽燒點水去！媽要喝……

梅： （不由地又想起了自己的生身父母，抱首大哭）大，媽，你們在那裏？你娃就落下這個下

場！……（下）

母： （猶歎斯提里的自語着）三丁抽二，三丁抽二！唉……唉……（見娃哭）你哭！你哭！你給我

往死的哭！三丁抽二！三丁抽二！你不得活！我沒飯吃，你沒奶吃，都不得活！咱母子一同死了！（滾白）叫叫一聲兒呀，兒呀，——把你不在富貴人家，爲什麼偏偏要生在我楊家？……

：想我家窮到這般光景，叫我怎樣的撫養你了！（唱『介板』）懷抱我兒淚漣漣，不由爲娘心痛酸，你在世間難立站，黃尤賊逼你鬼門關。（滾白）娃呀，你不得活！遲早終是一死，娘把你

掐死，咱們跟你嫂嫂一同走了！（唱『帶板』）將我兒抱起來細觀細看，那，那是娘的兒呀！——呵——捨不得小冤家娘的心肝，黃尤賊要兒命娘難割捨，這件事倒叫娘左難右難！（

滾白）說是兒呀，兒呀，你早不落產，晚不投胎，却怎麼偏偏要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時候，豺狼當道的地面出世？（神經錯亂，眼一花）你看，黃尤那賊來了！……他又來抓壯丁！說什麼三

丁抽二，……要我娃的命，爲娘也願不得你了！（唱『帶板』）霎時間將娘的心肝疼爛，這也

是出在了無其奈間，掐死你並非是爲娘心狠；下決心要掐死我的兒男！（娃死。她也暈倒在地

（唱『介板』）一見我兒把命斷，我的兒呀！——渾身軟癱跌塵埃，他今一死還猶可，老頭



子看見更傷慘了（揮手起拖屍屍）我還是趕快把他藏起來，免得他爹看見難過！……（但自己終于又跌倒，暈過去了）

玉梅

（端湯上，見情，大恐）媽！媽！怎麼了……天呀，這是咋啦？……（哭）呵，娃死了！我大天黑時候出去給我嫂嫂買席去了，怎麼這時候還不見回來？……媽醒來！

母：

（唱「陰死調」）一陣陣只覺得恍惚迷亂，原來是玉梅把我慘，老頭子這時候還不同轉，叫玉梅快將娃埋在後園。

（還沒來得及埋娃，老十就引劉尖嘴、三青甲、乙上）

梅母：

（見情急瘋了似的）呵？——！

老十

（摸着短髭）嘻嘻嘻嘻！楊大嫂，哦，楊大嫂，不要怕。（從三青甲手裏接過禮盤來）你先把禮收下。趙保長在的時候，把他的女兒許給黃際副啦，今晚要招人抬去完婚。因為她大在的時候，把女兒留在你家寄養，這是給你的酬謝禮，豬肉五斤，大洋票子一萬，你先收下！

母：

（悲憤交集地）呸！不要臉的東西！她是我家的媳婦，你敢來胡說八道！這有誰作證？

十：

（卑鄙無恥地）有我作證！哎，我就是媒人！

劉：

還要壯了咧！你丫撞哩？

十：

（向三青等說）把玉梅拉了走！

（三青等撲上去就拉玉梅）

梅：

（大喊）媽！……呀！……殺人啊！

母：（撲上去纏住老十連哭帶抓帶咬）我把你個賊！……

十：（疼得）嗷嗷——！嗷嗷——！咬住喇！

（老十掙扎了一會，終於掙扎脫了，一槍將母打死）

母：（慘叫一聲）嗷嗷——！（死）

（玉梅拉住劉尖嘴的胳膊拚命地咬）

劉：（疼得）嗷嗷——！嗷嗷——！你狗日的咬——（打玉梅）

十：劉尖嘴，不敢打！不敢打！打了她，隊副不「肯」！（和劉每人拉着玉梅一個胳膊）走走，跟

黃保長去能享福！

梅：（喊）救命！……

（楊萬玉恰在這時拿着蓆上，見情愕然，丟了蓆，拚命撲了上去。）

楊：呵？……

梅：（對楊急呼）大，他們把我媽打死了！……

楊：（咬牙切齒）老十，尖嘴，我把你狗日的！你把我一家人逼死完了！我不活了！（撲上去打劉）

十：（伸槍）你來！把你老臉窩塌了！拉走！

（劉尖嘴，老十與三青等拉玉梅下）

（鄉鄰——唐先生、周老漢、邢老七、劉財、貴寶、庚娃子、及羣衆八九人上）

康：（亂喊着問）「什麼事？什麼事？」……

楊：

（喊着）玉梅被老十搶去了！老婆孩子都被弄死了，我不活囉！

（楊萬玉瘋狂了似的跑到室內去取鋸刀——下場）

劉財

（對衆人）快走！快走！把玉梅搶回來！

衆：

走！……（同奔下）

（緊接着楊萬玉從室內提一把鋸刀上，奔着出門去了——下）

## 第三十場 進村

(這是夜裏。在楊家堡村外)

(後場有人吵聲——即鄉鄰們在商量着怎樣搭救玉梅)

(接着朱登魁、王二虎、旺娃、丁棟等上)

王：(機警地對大家說)村子裏人亂喊，恐怕有險事，小心點！

朱：(急燥地)管他媽的……走！

王：(急阻朱)靜一點，走，從村子西頭進。旺娃，你前邊走，看是險事……

旺：好。(先下)

王：大家拿穩一點。不要慌哩慌張的……

棟：(猶豫地)哎……

王：(對棟)跟上走！

衆：(同小聲地)走！

(衆人都把脚步放得輕輕地，緊張的奔下)

### 第三十一場 衆攔

（時間：緊接上場。在楊家堡村頭）

（老十、劉尖嘴、三青甲乙等拉玉梅上）

劉：（發現後邊有人追來，急喊）走走走，快跑！

（邢老七同唐先生、劉財、貴寶、庚娃子、周老漢及羣衆八九人上）

衆：（你一句我一句地說）「老十，尖嘴，你們是土匪嗎？」「村有村綱，戶有戶規，你把玉梅掙到那裏去？」……

（楊萬玉持劍刀追上）

劉：你狗貧的來，打死你！

（劉尖嘴與老十三青等又拉玉梅下。玉梅不住的哭喊）

衆：「趕，把人搶回來！」……

楊：（狂喊着）老十，尖嘴，老子和你拚命來了！（與衆人咆哮奔下）

### 第三十二場 蹂衆

(時間：緊接上場。那老七、劉財、貴寶、唐娃子、周老漢、楊萬玉、唐先生及衆人趕老十、尖嘴、三青甲乙、玉梅等上)

劉尖嘴 (撞路的對衆人) 打！打！

(三青甲用棍子亂打，把幾個羣衆都打傷了)

劉財 (受傷) 嗚嗚！嗚嗚！你狗官打！

羣衆乙 (也叫打傷) 嗚嗚……

(那老七眼明手快，在場上拔了塊土挖塔，摔了過去，剛好打在三青乙的腳上)

三青乙 (後脚一吸呀……)

劉尖嘴 摔了走！快！

(劉尖嘴同老十、三青甲又滾下海下)

楊 (拿着鋼刀要趕上前去拚命) 嗚！我把你狗的……

唐 (忙拉住楊) 不敢，不敢，老楊，不敢硬弄，他們帶的有槍，小心又吃虧……我看明早上趕快

上縣去告！

羣衆甲 對，上縣去告！

邢： 毬事不頂，告？和狗日的硬弄，走！

唐： 噯——不敢，人常說：「光棍不吃眼前虧，」……

楊： (哭噎，瘋了似的) 噯！唐先生呵！……

(這時突然後場有人叫：「那老七！」)

邢： 哦——？聽這像是旺娃的聲音！

貴寶 是的，是的。(向內叫) 旺娃！快來，看你爹來！

(旺娃、丁棟、朱登魁、王二虎等上)

棟： (驚叫) 爹！爹！……這咋咧？……(扶父)

楊： (眼一睜哭着說) 你，你回來了！……

旺棟： (又問) 大，這咋咧嗎？……

楊： (涕淚滂沱地) 娃呀，你媽叫人家打死了！你個小兄弟剛生下來，也被人家弄死了！旺娃，

你媳婦被人家逼的跳了井啦！丁棟，玉梅也被人家搶走了！一家人快完啦，活不成咧！

(丁棟、旺娃皆放聲痛哭，慘不可聞)

朱： 不要哭了，走，報仇！

衆：（如怒濤掀起似地）「對，對！官府裏逼的我們沒辦法了，起來反！……」

王：大家願意幹的，就跟我走！

衆：（同喊）「願意！反正不反也活不成！」……

唐：（急攔）「哎，莫忙，莫忙！你們年青人作事要『掂量』『掂量』（註），事情弄大了，你們往

那裏走呢？

朱：「廝子，事情弄大了，我們鑽北山去投八路軍！」

旺：不知道八路軍要咱們不要！

棟：唉……就是要咱們，恐怕路上也不得過去……

王：不得過去，我們也有辦法。我們一同到馬家嶺去，等世事太平了再說！

柳：對！等把這一夥賊官污吏匪軍惡霸換了以後，再回來過日子！

楊萬玉 柳子說的很對，就這麼幹！

衆：對！對！

衆：大家靜一點，回去取傢伙，跟我到保公所去！

（衆奔下）

（註）「掂量」——關中土語，是考慮的意思。





三青甲 兩相好，再喝一杯！

三青乙 三大元，再喝一杯！

劉： 四季發財，黃保長，再來一杯！

黃： 不敢了！不敢了！喝的太多了！

三青丙 來來來，不要緊，連住五魁，五魁！

黃： 三大元！

三青丙 六六六！

黃謬 (由內出) 哈哈，大家辛苦了，多喝幾杯！我給大家看酒！

十： 噯！黃處長這麼遠的路，下午才到，還是我先敬你一杯！

謬： (喝幾杯後) 老十，我看這事還是先升花堂，回頭我們再喝！

衆： 『對對對！』

老十 (滑稽地) 哈，半晚三更的，這裏連個女的摻新娘媳都沒有，尖嘴，還是咱倆把這活做了，哈

哈哈……

黃： (笑着，但對老十的胡言亂語，含有責斥的意思) 文明一點！

(老十和劉尖嘴把玉梅硬往外拉，玉梅哭叫：黃七正欲拜花堂。這時，趙梆子、楊萬玉、丁棟、旺娃、朱登魁、王二虎、周老漢、劉財、貴寶、庚娃子、邢老七及羣衆七八人上。有的拿着槍，有的拿着矛子、刀、斧……將保公所包圍，放火，)

（後台有人喊：「劉尖嘴，院子柴磊燻了，快出來救火！」）

諤：（見火光）哎呀，院子裏失火啦！

黃：誰怎麼不小心，失火啦？一定是伙伙抱柴不小心，把火星子弄到柴磊上了。

老十：哎呀，我們趕快出去救火！

黃：快快快，看把房燻了！

（黃尤醉得東倒西顛的，剛一出門，就被楊萬玉一鋤刀劈倒，梆子用槍打死了黃諤。三青老十等掏槍不迭，皆被打死。丁棟引出玉梅）

衆：（如狂濤湧湧地喊着）「殺！殺！」「把這保公所給狗日的燒了」（又放火）「劉尖嘴跑了。」……

梆：追！追！

（衆皆追下。猶聽後場喊：「拉住了，拉住了！」「把狗日的也打死！」……）

（全劇完）

一九四四年尾月於邊區文協。

## 後記

「官逼民反」這個劇本，草稿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寫起的。那時，我、鍾紀明、王志新，都負有其他行政工作，白天不能集中精力搞，常常是在夜裏。我們三個人，在一個小土窰裏，吹一吹，寫一寫，有時窗外下着大雪，我們也不管，往往弄到雄雞連唱，才只好收工。真是「漏盡五更猶坐夜，雪深三尺不知寒」，情緒高得很！

我們爲什麼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外，還有這樣人的餘興呢？主要的是：我們過去在國民黨統治區，看到，甚至親身遭遇到這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事情，它經常在我們腦中時隱時現，我們不滿它，痛恨它！——這好比苦水，必欲吐之而後快！我們要把它寫出來，讓人家看一看蔣介石國民黨給予我們關中人民的「偉績」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寫作的主要動機。

花了個把月的工夫，初稿終算草成，文協組織上負責同志看了，給她下了四個字的評語——「思想健康！」這鬍鬚產婦的嬰兒被人稱聲「胖娃娃！」一樣，我們作媽媽的也微微的感到了高興。趙伯平同志、白彥博同志、張寒暄同志，都給了我們不少鼓勵，但，同時提出了這個劇本技巧上的一些缺點，讓我們修改它。在他們這種鼓勵與指導之下，就給我們頻添了無數倍的勇氣，於是，我們

得什麼似的，馬上修改起來了。

在修改中，我們又得到民衆劇團導演藝人朱葆嘉同志許多指教，這是特別值得感謝的！

在第三次修改中，我們感到力量不足，於是才又敦請了黃俊耀同志參加我們的集體創作。俊耀同志舞台經驗豐富，尤其在舊形式的利用上，場面的處理上，都發揮了他的高見；同時也給我們學習了不少的東西。

最後，在排演中，又得到馬健翎、張雲、史雷、張克勤……等同志不少的幫助，特此一併誌謝！

這個劇，在延安演出二十餘場，效果良好，有的人說：「看了這個劇，使人哭，使人笑，使人痛恨，使人憤慨！」當然，這個劇本的缺點，仍然很多，但，目下既無工夫修改，又迫於出版，也就只好由它。

劇本中有插圖十三幅，是鍾靈同志畫的，文協美術組張明坦等同志幫助刻的。

### 微 含

七月十五日夜。

反民

作。5000。

元